

獲

書

攘書上卷目錄

攘說文云推也、段注以爲即退讓之義、吾謂攘字從襄得聲、關土懷遠爲襄、故攘字即爲攘夷之攘、今攘書之義取此、

華夏篇

夷裔篇

夷種篇

苗黎篇

胡史篇

溯姓篇

瀆姓篇

辨姓篇

變夏篇

鬻道篇

帝洪篇

罪綱篇

史職篇

周易篇

孔老篇

正名篇

豕。韋。之。系。世。乘。麟。經。我。生。不。辰。建。虜。橫。行。鑿。於。前。言。扶。植。人。極。炎。黃。有。靈。實。憑。實。式。
黃帝降生四千六百十四年十二月劉光漢識

攘書上卷

華夏篇

乾。坤。定。位。萬。彙。蕃。滋。風。土。異。宜。戎。夏。殊。性。而。人。種。區。別。遂。各。不。同。漢。族。初。傳。藏。土。而。崑。崙。峨。峨。 (崑崙即帕米耳高原，元奘西遊記作波謎羅川，即今喀什噶耳河)

唐書高仙芝傳作播密川，亦一聲之轉。實為巴科民族所發跡 (西書稱中國

民族為巴科族，即盤古一音之轉，古盤字讀若般，如公輸般或作盤之類，巴般之

音尤近) 吾觀山海經一書，知古代神聖所居，大抵在崑崙附近。 (山海經之崑

崙有二，有海內之崑崙，即海內西經之崑崙也，有海外之崑崙，即大荒西經之崑

崙也，竊疑海內崑崙，即碣石，海外崑崙，即帕米爾高原) 如軒轅之國，地近窮山

(海外西經云軒轅之國，在此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大荒西經亦云，有軒

轅之國，不壽者乃八百歲) 軒轅之臺，地濱沃野 (大荒西經云，沃野有三青鳥

黑目，一名曰大鷲，一名沙鷲，一名青鳥，有軒轅之臺，射人不敢西向射，畏軒轅之



台、據此則黃帝初興、實隣西土、而后稷（大荒西經云、有西周之國、姬姓食穀、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穀、稷之弟曰台、璽生叔均、叔均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祝融（大荒西經云、西北海之外、赤水之西、有茫山、有桂山、有搖山、其上有、人號曰太子長琴、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長琴、豈處搖風、始作樂風）重黎（大荒西經曰、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令黎叩下地、下地是生噎、處以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皆由西方遷入、證以路史遺文、則無外無熱之陵、即係崑崙之故址矣（路史天皇本紀云、被跡無外無熱之陵、路史注曰、遁甲開山圖云、天皇出於柱州、即無外山也、鄭康成云、無外之山、在崑崙東南萬二千里、水經注云、或言即崑崙、榮氏云、五龍及天皇皆在其中、路史之說、雖難盡憑、然觀於此言、可知漢族初興、實在帕米爾附近、）近者亞歐錯壤、載籍東來、謂華夏舊名、起於花國（西書謂華字起源、在未關以前、中國開基祖東漸時、途經崑崙山下、有雄大之邦曰花國、心醉其隆盛、因記於

腦以傳其子孫及後人繼始祖之志遂稱爲華按列子稱黃帝夢華胥之國華胥即花國也又言西方有化人花化音亦近吾謂花國之稱即大夏一音之轉大夏之名早見於中土書籍山海經海內東經云國在流沙外者大夏居繇月支之國佚周書王會篇云大夏茲白牛又伊尹四方令云正北大夏今西人稱爲巴克特里亞地在阿母河東南葱嶺之西而諸夏之名當由大夏轉被由諸夏轉爲諸華（即文物聲名之意）致支那震旦之稱皆由此起（案宋雲繡譯名義集以支那爲光華之稱）而要之皆西方所傳入也故顓頊黃炎之裔散處西陲（大荒西經云有互人之國炎帝之孫名之曰靈愬生互人是能上下於天又云有白猶之國黃帝之孫曰始均始白狄又云西北海之外有國名曰淑士顓頊之子皆漢族散居西方之證）而穆滿西遊直稅駕崑崙之麓（見穆天子傳及列子化人篇）披圖按跡往事非誣而後儒以諸夏之名始於大禹（阮伯元持此說最力）不亦舛與噫漢土民人數典忘祖製盤古創世之說（五運歷年記云盤古

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爲雷霆、左眼爲日、右眼爲月、四肢爲四極、五體爲五岳、血液爲江河、述異記畧同、此皆盤古創世說也、與印度婆羅門教所云八明神造世之說同、以溯漢族之起原而外域所流傳、或概以蒙古之名、（西人稱亞東諸國、如日本朝鮮中國、皆曰蒙古種、彼當中國宋末時、震於蒙古西征之威、遂以蒙古之稱、被東方民族、猶之中國明代以大西洋之名概歐洲也、然蒙古當宋代以前、或稱蒙兀、或稱蒙古斯、僅鄂難河源一隅地、並突厥匈奴之不若、安能以此稱概東方之民哉、）或錫以契丹之號、（今俄人有稱中國爲契丹者、亦沿宋代之舊稱、長春真人西遊記稱中國人爲桃花石、桃花石即契丹姓大賀二字之轉、故西方各國、即以契丹爲中國之稱、然要之皆不足信也、）遺書莫考、舊跡誰稽、西望崑崙、知漢民惓懷故土之思、（漢族當初遷中土時、文字未興、載籍未具、發源之跡、僅憑言語流傳、歷時既久、漸失本源、然漢族人民、猶以西方爲本土之想像、故楚詞一書、切慕崑崙尤切、卽十州記神異經所列、公孫卿徐福所言、莫不託言崑

崙稱爲仙境，足證崙崙之名，爲漢土人民所共識矣。其湮滅也久矣。後聖有作，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斥赫連之僭僞，復神禹之宅，居其唯以大夏名國。中國無國號，所謂國號者，乃一代之號，亦即一姓之號也。故隨時遞變，無一定之稱。中國而欲自強，非以大夏名國不可。以自別於四夷乎。（說文夏字下云：中國之人也。注云：所以別於北方狄、東北貉、南方閩蠻、西方羌、西南僥僇、東方夷也。）

夷裔篇

自孔子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而華夷之防，百世垂爲定則。及讀春秋公羊傳，其曰：進夷狄於中國，又何以稱焉？劉光漢曰：公羊之言，美中國之用夏變夷也。孔子之言，慮後世之用夷變夏也。吾觀春秋一書，於所傳聞世內其國，而外諸夏於所聞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於所見世內外遠近若一。故公羊家言有所謂大一統者，有所謂王者無外者。夫孔子豈不知內外之別哉？特以聲明文物，非一國所得私，文明愈進，則野蠻種族愈不能常保其生存。孔子知世界遞遷，必有文明普暨之一日。（春秋無

達詰、從變而移、春秋言中國夷狄、猶西人之言野蠻文明耳、故中國夷狄之分、視其進化之程度、則遐方殊俗、亦不必以榛狁終箕子化韓、太伯、適吳、文翁、導蜀、非其驗與、（觀西人東漸以後、南洋各島、悉被文明之化、而島民愈稀、）其日用夏變夷者、所以使無禮義者、化爲有禮義耳、（劉申受論語述何云、中國夷狄、以有禮義無禮義而分、非處九州之外者皆夷狄也、）潞子之爲善、（宣十五年、）楚莊之書爵、（宣十二年、）大同之旨、其在茲乎、（吾謂大同之旨、在於化行蠻貊一端、論語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皆春秋內外遠若一進之旨、言當以禮義化夷狄、不當舍禮義從夷狄也、孟子之論陳良、亦與此義相合、）然據此、以蕩華夷之界、則殊不然、（案近世儒者、自莊劉以來、皆主大同之說、而定安龔氏、並欲蕩華夏之防、五經大義終始答問第七云、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春秋至所

見世吳楚進矣、伐我不言鄙、我無外矣、詩曰、無此疆爾界、陳常於時、夏聖無外、天亦無外者也、然則何以三科之文內外有異、答據亂則然、昇平則然、太平則不然、此說最有流弊、援節經文、獻諛建虜、吾不能爲定安諱也、夫春秋進夷狄之文、非蠻族所能託、觀於戎、伐凡伯、春秋刺之、（何休注云、不與無禮義者、制治有禮義也、此可證文明可以統治野蠻、不可使野蠻、壓服文明、）則歷朝之戎禍、不得謂非蠻夷、猾夏之變局矣、煽榛狃之俗、滅禮義之風、率獷悍之群、抑神明之冑、華夏之稱、未改而華夏之實、已非、炎黃有靈、吾知其不享此土矣、吾觀春秋之文、杞因用夷而貶、晉因挑戰而稱夷、使麟經而作於今、吾恐筆削之文、必曰中國亦新夷狄、（繁露竹林篇云、春秋之常詞也、不與夷狄而與中國爲禮、至泌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詞、從變而移、今晉變而夷狄、楚變而爲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左傳僖廿七年傳云、杞子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是中國、固不能常保其爲中國也、苟所爲而不合於禮義、亦將賤而輕之矣、可不悲哉、

夷種篇

船山王先生有言。夷狄之於中國。厥類均也。中國不自矜絕夷。則地維裂矣。（黃書原極篇）大哉言乎。可謂識華夷之別矣。夫天地靈悍之氣。鍾於殊俗。宵形稟氣。與中土殊。譬如艸木。區以別矣。吾觀凌長證文。區夷。裔之種。為六南方蠻。闔從虫。又說文蠻字下云。南蠻。蛇種。從虫蠻聲。闔字下云。東南越蛇種。從虫門聲。北方狄。從犬。又說文狄字下云。赤狄。本犬種。狄之為言淫辟也。從犬亦省聲。一東方貉。從豸。又說文貉字下云。北方豸種。從豸各聲。孔子曰。貉之為言惡也。莫白切。西方羌。從羊。又說文羌字下云。西戎牧羊人也。從人從羊。羊亦聲。而字之從人者。僅僂人。僂。東夷而已。以上皆見說文羌字注。其言曰。西南僂人。僂。僂從人。蓋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唯東夷從人。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吾謂西南之地。當今之蜀。黃帝之時。即降昌意於若水。故民俗稍馴。觀於文翁立學。尹珍施教。而知西南之民易化矣。若朝鮮之地。被以箕子之教。而日本太和民族。

亦與蠻族不同。夷字以人始以此夫。試即許氏之義擴之。而從蟲之字曰蚤。《說文》蚤字下云：南方夷也。從虫延聲。《隨書》南蠻傳序云：與華人雜處。曰蚤。曰俚。華陽國志云：漢髮縣有鹽井。諸縣北有獯。韓文公房公墓誌云：林蠻洞蚤是蚤亦蠻族之一也。曰巴。《說文》巴字下云：虫也。或曰象形。凡巴之屬皆從巴。按巴又爲國名。即左傳所謂巴濮楚鄧吾南土也是矣。蓋亦南蠻所立之國也。從犬之字曰獯。獯。《詩》云：獯。獯。孔熾。又云：薄伐獯。獯。至於太原。曰獯。獯。《見孟子》。史記作葷粥。又《案》史記匈奴傳言西伯昌伐吠夷。吠夷即殺幽王之犬戎。亦即《山海經》所謂有人面獸身名犬夷也。據此益證狄字從犬之確。又《隋書》言南蠻種族曰獯。曰獯。字雖從犬。而與狄種不同。從豸之字曰獯。《狄獯》。或見史記匈奴傳音九。又後漢書東夷傳言句驪亦名貊耳。貊與貉二字古通用。從羊之字曰羯。《即石勒之部名亦爲匈奴之支派。又羯爲上黨地名。別一義。夷裔之稱。歷歷可記。循名責實。事豈無徵。蓋炎黃之裔。厥惟漢族。九州而外。皆屬避荒。高山深林。東胡所宅。

毛。衣。肉。食。射。獵。爲。生。辮。髮。胡。裝。迭。雄。邊。塞。是。爲。通。古。斯。族。（即豸種）逐。艸。隨。畜。散。處。北。陲。風。馳。鳥。赴。鳴。鏑。揚。塵。去。來。朔。漢。之。鄉。窺。擾。障。塞。之。際。是。爲。土。耳。基。族。（即犬種）氏。羌。孽。餘。跨。有。河。湟。地。廣。兵。全。擅。雄。塞。表。棄。城。郭。而。不。居。以。麥。熟。爲。歲。首。是。爲。西。藏。族。（即羊種）椎。結。左。衽。憑。深。阻。峭。散。居。溪。谷。部。族。實。蕃。山。川。阻。深。道。里。遼。遠。是。爲。交。趾。支。那。族。（即蛇種）此。數。族。者。居。不。毛。之。鄉。生。無。知。之。俗。殊。名。詭。號。種。別。類。區。聖。王。禽。獸。畜。之。殆。有。以。也。試。溯。厥。由。來。則。槃。瓠。之。裔。赤。綈。橫。裾。（後漢書南蠻傳云。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募能致犬戎吳將軍首者。妻以少女。帝有畜犬曰槃瓠。下令之後。遂銜吳將軍首造闕下。帝乃以女配槃瓠。厥後滋蔓。號曰蠻夷。干寶晉。記。云。武。陵。長。沙。廬。江。郡。人。槃。瓠。之。後。也。雜。處。五。溪。之。內。槃。瓠。憑。山。阻。險。每。常。爲。害。糝。雜。魚。肉。叩。膾。而。號。以。祭。槃。瓠。俗。稱。赤。體。橫。裾。即。其。子。孫。又。後。漢。書。謂。巴。郡。南。郡。蠻。出。於。廩。君。廩。君。出。於。白。虎。晉。書。謂。李。特。即。廩。君。之。裔。亦。異。聞。（契丹之先戴猪服豕。契丹國志云。後有一主。號曰迺呵。此主持一鬮。在穹廬中。覆之以氈。

人不得見，國有大事，則殺白馬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事，已卽入穹廬，復爲鬪
體，因國人竊視之，失其所在，復有一主，號曰喝呵，戴野猪頭，披猪皮，居穹廬中，有
事則出，退復隱入穹廬如故，後因其妻竊其猪皮，遂失其夫，莫知其所如，異矣哉。
甌中枯骨化形治事，戴猪服豕，罔測所終，以及匈奴獸心。（漢書載武帝封燕王
冊云，獯鬻氏虐老獸心。）吐蕃犬種。（舊唐書突厥傳云，小殺謂唐使袁振曰，吐蕃
狗種，唐國與之爲昏，又案王會篇云，正西崑崙狗國，易林云，穿胸狗邦，淮南墜形
訓亦有狗國，疑卽周時之犬戎，若唐時之吐蕃，殆犬戎之裔與。）而蒙古之初出，
自狼鹿載之秘史。（元朝秘史卷一云，當初元朝人的祖，是天生一箇蒼色的狼，
與一箇慘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過騰吉思名字的水，來到於斡難名字的河源
頭，不罕兒名字的山前，住着產了一個人，名字喚作巴塔赤罕。）往籍可稽。（又
隋書突厥傳云，突厥之先，蓋匈奴之別種，或云，其國先於西海之上，爲隣國所滅，
男女無少長，盡殺之，有一兒年十歲，棄於大澤中，有牡狼每銜肉至，因以不死，其

後遂與狼交、生十男、通典云、高車、或云、其先匈奴之人也、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單于曰、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以高臺置二女、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以我與天、而今狼來、或是天處我、乃下爲狼妻、而產子孫、遂滋繁成國、皆夷狄爲獸種之證、雖史書所載不無、誠毀之詞、（後漢書西羌傳云、或爲犛牛種、越雋羌是也、或爲白馬種、廣羌是也、或爲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北史外域傳云、黨項羌者、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自稱獼猴種、又王圻稗史彙編云、匈奴之國、其種有五、一種黃毛者、乃山鬼與黃犢牛所生、一種短項矮胖、乃攪猥與野猪所生、一種黑髮白身者、乃唐李靖兵遺種也、一種名突厥、其先乃射摩舍利海神女、與金角白底交感而生、射摩因手斬阿玲首領、至今以人祭靈、一種乃塔巴赤罕之種、據此三書觀之、則夷狄無一人種矣、以視羊腓字稷、虬降生、商渺乎異矣、（然上古之初、由動物衍爲人類、（達爾文物種由來、謂地球之初、由定質流質而生植物、由植物而生動物、而生人、西

儒考地質者、分地質爲十二級、人類初生、實在動物之後、人類者、動物之所衍也、
故中土帝王亦有龍身蛇軀之幻、（伏羲龍身、女媧蛇軀、見王延壽魯靈光殿賦、非妄誕不經之說也、試觀山海經一書、有言人面獸身者、有言獸而人身者、而武梁祠畫象狀態尤奇、即格致家由動物衍爲人類之證也、觀西國古書、多禁人獸相交、而中國古書、亦多言人禽之界、董子亦曰、人當知自貴於萬物、則古代人與物相去非遠矣、此山海經所由可信也、）但夷狄殊俗、進化尤遲、艸味榛莽、終古鴻荒、世界遞遷、仍守狃榛之俗、（大約人類愈野蠻、則愈與物近、愈文明、則愈與物遠、觀日本岸本能武太社會學、以直立之發見、爲人類進化之第一階級、又以原人之身體、與非人動物之身體多同一、曰顎齒強大、二曰下肢軟弱、三曰胸胃肥盛、四曰軀幹短小、而斯賓塞所著社會學厚理、亦載弗細曼人容貌類猿論一篇、則人與物近明矣、吾觀四川番民生毛、台灣生番有尾、非洲黑人、近於猴類、而知古代之蠻族、亦猶是矣、日本之蝦夷、楚粵之獠民、猶其進化者也、）以視中土

之。文。物。聲。明。瞠。乎。後。矣。周書外域傳云雨露所會風教所通九川爲紀五嶽爲鎮此
之爲諸夏生其地者則仁義出焉味谷嶠夷孤竹北戶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滄海
交河此之謂荒裔感其氣者則凶德成焉其言華夷之不同最爲明析禮記有
言。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今。以。無。禮。義。之。人。斥。爲。異。類。不。亦。宜。乎。
所南心史云臣行君事夷狄行中國事古今天下之不祥莫大於是夷狄行中國
事非夷狄之福實夷狄之禍譬如牛馬一旦忽能人語衣其毛尾裳其四蹄三尺
童子見之必曰牛馬之妖不敢稱之曰人實大怪也後世中原不競韃虜憑陵
鳥跡獸蹄交於中國神洲赤縣莽爲牧場人禽之界蕩然泯矣此長林豐草禽獸居
之龔仁和所由興嘆也（當道光時有以正大光明殿問龔定安者定安以長林豐
草禽獸居之答其問則龔氏非無民族思想矣）

苗黎篇

昔希臘區國人爲三級（古教彙參謂斯巴達人立國後將本國中人分爲三等上

等曰肄武、次等曰務農、下等者充奴僕、而伊所帶來之人、盡屬上等、（印度別國、爲人四類、）古教彙參引印度費大諸書云、人分四類、不容轉移、且其出也、亦各不同、自己馬頭頂出者、最尊貴、名婆羅門、世世獻祭、世世讀書、如中國之儒家等、自巴馬股臂出者、次之、名利帝利、或爲君、或爲臣、或爲兵將、祖武孫繩、父作子述、昭世職焉、自巴馬大股出者、又其次也、名吠奢、懋遷有無、恪守家、所謂商人之子、恒爲商賈人之子、恒爲賈也、其自巴馬脚底出者、名戌陀羅、手勝足賤、因敢休息、春耕夏耘、莫敢或違、所謂出苦力者、是則品斯下矣、又印度史覽要、區印度之民、爲二、一爲亞利安民族、一爲非亞利安民族、（而震旦上古之初、亦各以種類區貴賤、試觀堯典一書、有所謂親九族者、有所謂平章百姓者、有所謂黎民於變時雍者、百姓黎民、何以區之、爲二級、劉光漢曰、百姓者、漢族之民、乃貴族及公民也、九族即皇族、）黎民者、異族之民、乃賤民及奴隸也、蓋支那地勢、東南片壤、僻近海隅、洪荒之初、地淪水國、惟崑崙崑嶺、號爲高原、爲人類發生之所、故震旦衆生、悉由

西方遷入。（觀中國三代以前，有洪水之禍，而西人之講地質學者，分古代爲三期，第一期之時，亞州東陲，僅洪水與烈火，惟崑崙一嶺，漸露於海面，第二期之時，秦嶺以南，漸爲高地，南部支那，仍沒於海底，至第三期之時，支那南部，始爲陸地，此說甚確。）而苗族東遷，先於漢族。（古教學參謂該隱子孫，漸離故土，一支東遷，爲蚩尤及三苗之祖，又言挪亞之後，由北而東，居於中國，則漢族與苗族爲二族，明矣。）以黑種之民，蔓延支那南北部，及漢族東徙，經營力征，拓土恢疆，與苗酋雜處。（當漢族殖居黃河兩岸時，猶西人初入南洋羣島時，殖民於海岸也，故支那本部，仍屬苗民。）厥後，戰勝蚩尤。（書經馬注云：蚩尤，九黎君民。）肅清河朔，苗族遺民，淪於奴隸，而黎民之稱，遂與苗民區別。大抵未歸化者，謂之苗，既歸化者，謂之黎。據用漢遺文，悉以九黎爲三苗之祖。（書呂刑篇鄭注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謂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於西裔者，爲三苗，至高辛氏衰，又復九

黎之君惡堯，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國語楚語云：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黎爲三苗之祖，而支那本部之舊族矣。故少昊以來，日思恢復故土，此漢苗所由競爭也。然黎、黠古通於訓爲黑。（廣雅釋器云：黠，黑也。或本作黎，此黎、黠二字古通之證。故古人亦有訓黎爲黑者。史記魏將軍傳注云：黎，黑也。此其確證。）上古之初，以種色而區階級，與印度同。（日本高田氏回家學原理言：印度當上古時，亞里安白種征服西達拉黑人，奪其土地，奴隸其人民，庸使西達拉人永淪賤役，所以因人色人黑白而分貴賤也。）西人稱門地字義爲法原，那法原者，膚色也。（亦國家學原理說）中土稱劣等民族爲黎民。黎民者，亦因膚色而區異也。（言黎民猶之言黑人）漢族以優勝之羣，御劣敗之族，以黎民之賤稱，示族類之區別。試觀書經一書言黎民於變時雍（猶言異域之歸代）言黎民阻飢（仁和夏穗卿語余云：上古時爲游牧時代，民皆食肉衣皮，至堯舜時始爲耕稼時代，然上

級之民仍肉食、下級之民始粒食、故書言黎民阻飢。言黎民懷之言萬邦黎獻、共爲帝臣。（猶言萬國來王）皆指蠻族之向代者言也。言苗民逆命、言竄三苗於三危。言苗蠻弗卽功、言苗民弗用靈。（大抵黃帝以後、漢族日擴勢力於南方、苗族之民、進居溪谷、故堯時之地、直達南交、及北地罹洪水之災、漢族人民、遂罷經營南方之業、故三苗之族、復熾於南、即吳起所謂三苗之居左彭蠡、右洞庭、汶水在南衡山在北也、及舜竄三苗於三危、而苗族始歸漢族統治、故舜之疆域、直達蒼梧、然苗族之民、卒未能屈服於漢族、故有苗民逆命之舉、及禹平水土、三危旣宅、三苗不叙、而苗族始衰）皆指蠻族之背命者言也。由是言之、苗爲南部之民、乃負固不服者也。黎爲北部之民、乃柔順服從者也。（觀北方之地、上黨有黎國、卽西伯勘黎之地也、黎陽又有黎國、即狄人迫遂黎侯之地也、竊疑皆黎民所處之故土）黎民之稱、起於黃帝以前、三代以來、而黎民遂與賤民同意。（秦誓言以能保我子孫黎民、詩爾周餘黎民、此與堯典之黎民異義、言黎民猶言賤民耳）秦

人沿之。以黔首爲卑。微下賤之稱。然溯其起原。悉出於古代。黎民之意。《史記秦世家》更名民爲黔首。應卽云黔。黎黑也。案秦人黔首之名。非無所本。蓋原於古人黎民之稱。《漢儒以黎民爲衆民》。《尚書注》。毋乃舛與。觀今湖貴邊陲。有黎族雜居之地。《見魏源聖武記》。與苗民同。《於此益信黎民爲異族之民》。稽田母氏之黔書。《唐樊綽又有蠻書》。溯參軍之蠻語。上古遺民之跡。夫豈歷久無徵哉。

又案通志氏族畧云。黎氏子姓侯爵。商時諸侯。風俗通云。九黎之後。是黎姓亦苗黎遺裔。光漢又識。

胡史篇

昔在春秋之際。荆吳徐越。割土稱王。而孔子作春秋。則黜之爲子。其在禮曰。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又曰。春秋不稱楚越。有王喪。所以斥僭僞之萌。而立中外之防也。馬班以降。四裔之傳。附於史冊之末。使蠻夷大長。不復與中土抗列。春秋貶絕之義。賴此不墜。《漢書揚雄傳贊》。言雄非聖人而擬經。與吳楚僭王號者同。蓋誅絕

之罪也。何居乎。後世乃有南北史之稱乎。前乎此者吾聞有引弓之民盜有中
國之半矣。未聞與羲農並著也。後乎此者吾聞有哥特蠻民奄有歸馬之宇矣。未聞
與法奧抗衡也。自五胡構亂。中原板蕩。元魏嗣興。蠶食北土。齊周繼之。（高洋爲勃
海人。宇文覺爲鮮卑人。皆通古斯族也。）奄有淮漢。炎黃餘裔。不絕如綫。惟江南
一隅保存文物。史臣無識。南北並書。則是齊宗周于荆越。而等蜀漢於魏吳矣。豈不
外哉。夫蠻夷猾夏。是爲僞朝。延壽操筆削之權。固當繼崔浩之志。（崔浩以修史被
殺。見魏史。王船山云。浩仕於魏而爲魏史。然能存拓拔氏之所由來。詳著其不可
爲君師之實。與其乘間以入中國之禍始。俾後之王者。鑒而知懼之於早。後世之
士民。知愧而不屑戴之爲君。以浩之爲功於人極者。亦偉矣。）以光直筆於天壤。
使穢德彰聞。終古不泯。顧乃等夷於華。隱惡揚善。甚至效顰索虜。以斥南土爲島夷。
春秋之義。蕩然泯矣。善乎所南鄭先生之正統辨也。謂北史之名。宜終爲胡史。以黜
之。（又謂宜修改其書。奪其僭用天子制度等語。）南史之名。宜褒爲正史。以崇之。

大哉言乎。吐詞爲經矣。惟隋唐二朝斥爲虜族。 (所南之論隋代也。謂普六茹堅小

字那羅延、奪僞宇文闢之士、而并僭陳之天下、本夷狄也、又云、李唐爲涼武昭王
李嵩七世孫實夷狄之裔、予案楊堅本楊震之裔、幼仕於周、以漢族入通古斯族
籍、猶今日八旗之有漢軍耳、乃能不動聲色、舉異族割據之疆、悉反之漢族之手
其切固與郭威等矣、豈可斥之爲夷狄、若李嵩爲隴西成紀人、漢李廣之後、載之
晉史、夫豈無徵、所南之言、未爲當也、) 按之史冊、未免深文嗟乎、史義不明、非一
日矣、存瑣敬塘沙陀之餘孽也、乃與梁周並衡、遼金蒙古漢北之賤族也、乃與宋明
並列、其興也則文致虜酋爲神聖、而蹈德詠仁、其亡也若惜其大運之已乖、而留連
憑弔、歐陽修宋濂之罪、豈可道乎、 (脫脫以夷人而修史、不足責也、) 夫唐明宋之

祝天、自謂臣本胡人、願生聖主、楊維禎生蒙古之世、於中華正統不數遼金、(維禎
所作正統辨、見陶宗儀輟耕錄卷三所引) 夷不代夏、有斷然者、吾獨惜夫宋丙
子之後、無正統者、幾百年、明甲申之後、無正統者、又三百年、其所謂史者、乃胡史而

非華史。長夜漫漫待旦，無期。史臣不察，謬以正統歸之。（楊維禎正統辨已以正統歸胡元，謂元承宋統，而建虜所修之史，並福唐魯桂諸藩之事，斥爲僭僞，史臣之罪，上通于天矣，豈可不加重修乎？）其識更出韓史下矣。（周家祿朝鮮記載彙編云，史臣記載指斥本朝，詞多悖慢，又云，彼中記載，於前明贈諡，則稱皇朝贈諡某某，於本朝，則以但冠本國之徽稱，不著中朝之諡法，此亦近於不臣矣，算英之世，一則曰纂尊周彙編，再則曰奉皇明實錄，而於本朝，則或稱曰唐，或稱曰燕，或直稱曰清人，豈朝鮮不帝，索虜之證？）孔子有言，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亡。（孔子此言，言夷狄之君，不可代主中夏，與其以夷代夏，寧使諸夏無君，舊注非是。）值此諸夏无君之日，宜倣西國紀年之例，以黃帝降生爲紀年。（予另有黃帝紀年說）使異俗殊方，曉然於統系有歸，而不容干，潛則夷承華統之禍，潛滅於無形矣。君子曰：此春秋之志也。

昔黃帝聽雲門大卷之樂以辨別族類（周禮大司樂注云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初出民得以有族類即後世吹律辨族姓之祖）而沮作九共諸篇於別生多類之說尤三致意（按別生即別姓古者因生以賜姓故生姓二字古通）知類族辨物古聖重之久矣吾觀西人社會學於家族起原言之甚析由近親之婚姻進而至於同族之婚姻由同族之婚姻進而至於異族之婚姻而野蠻之世有一妻數夫之制（此即西人所謂婦女共有之制也社會學原理引森拉波克氏說謂最初之民族以所有土地為共有物即其婦女亦其共有物也不得私有其婦女又按柏拉圖以家族為公共之物亦此意）有一夫數妻之制（吾觀一妻數夫制與一夫數妻制大抵視男女比較之多寡以區別此周禮職方氏於九州之戶口所由重男女比較之統計也又一夫數妻之制大抵行於男權最盛之時）故蠻族人民悉承認女統之血系（社會學原理云蓋雜婚之事大行子分明共認其父者實佔少數而母子之關係最密故欲認

父子之血緣寧認母子之血緣。又云如恩達門民族與小兒方離乳男女之結合。即解故忘却父子之關係。獨於母子之關係。歷久猶能記憶。案女統血系亦名女統親族制度。震且之初。當亦如是。觀於上古人民知有母不知有父。見白虎通。而蒼頡製書。女生爲姓。後便解姓字者。或據因生賜姓之文。說文姓字下云。人所生也。古者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從女從生。生亦聲。春秋傳曰。天子因生以賜姓。或據姓爲女坊之說。鄭漁仲通志云。女子稱姓。所以別婚姻。顧亭林云。姓也者。所以爲女坊也。其說信美矣。及觀音語。晉臣之言。始知黃帝之時。仍行一夫多妻之制。晉晉語臣曰。同姓爲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同己姓。青陽。方曹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初已。騰箴任。荀僖。姑儂。依是也。據晉臣之言。觀之。則所謂同姓者。指同女而言。非指同父言也。故以母族爲姓。則所謂同姓者。乃同一女統之。

血系者也。與突厥以母族爲姓者。（通典云：突厥泥都娶二妻而生四男，其大兒訥都六設衆奉爲主，都六所生子皆以母族爲姓。）若合符節，彼秦趙之初以母族而祖顓頊。（史記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殞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索隱云：女脩顓頊之裔女，吞鳥子而生大業，其父不著，而秦趙以母族而祖顓頊，非生人之義也。）亦此制與。試即古姓之字考之：姜姓出自神農。（春秋時齊許申皆姜姓）姬姓出自黃帝。（說文謂黃帝居姬水，以爲姓）姚姓出自帝舜。（據左傳正義引世本之文）姚姓出自夏禹。（春秋以杞鄆爲姚姓）嬴姓出自伯益，說文謂嬴從女，嬴有聲，嬗姓出自會人。（鄆國夷國及偃陽皆鄆姓之國也，又潛夫論志氏姓篇云：嬗姓封嬗）推之鄧優媪姓，白狄嬗姓（亦見潛夫論）（媪姓起於軒轅）（世本云：媪姓黃帝軒轅氏後，而黃帝之後復有媪姓，媪姓亦從女之字也）媪姓源於虞帝（亦見世本與姚姓別）而舊籍所載有所謂姚姓、燃姓、妣姓者（見說文女部）有所謂姓氏、姁氏、繆氏者。見通志氏族

畧以姓爲氏條）何一非從女之字乎（此姓字所由從女）古人受姓於母此其徵矣。蓋草昧之初。婚姻之制未備（有一夫數妻之制。如禮記所言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是也。今中國人民蓄妾。仍守此風。有一妻數夫之制。如今西藏一婦數夫是也。昔越王勾踐聽民淫泆。秦皇禁之。故會稽刻石之文。有子而嫁。倍死不貞。夫爲寄。殺之無罪等語。所以禁一妻數夫之制也。又左傳時夏姬事三夫。公孫黑欲奪子南。妻皆仍守野蠻風俗）故貴爲帝王。猶守同族婚姻之俗。觀炎黃異德。兄弟婚媾（見賈誼新書及國語）堯女釐降。不避近屬。則同父而不同母者。皆可通婚（此爲文明漸進之制。觀日本帝女稱內親王。與兄弟結婚。而福澤諭吉力破同姓不婚之說。則此爲東方之舊俗矣）及世運日新。知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此理甚精。西人由植物通種之理。而知同姓之不可結婚。惟與異族結婚者。其種日通）而同族不婚。垂爲定則（禮記大傳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絕矣。其庶姓別於下。而戚單於上。婚姻可

以通乎，繫之以，而弗別綴之以會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爲禁同，結婚之始，竇妾必卜，內官不及同，而魯昭娶於吳，晉平納四姬，君子皆譏其失禮，則男女辨，爲周禮明矣。（自斯以降，皆女統之血系，進而認男統之血系。）異族婚姻之制行，則婚姻之道潮備，而男女之結合，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父子之關係亦由此而生矣。一其所謂者，始專屬之男統，如夏王稱姒王，周公稱姬且之屬，皆以姓屬之男女，然姬姜之屬，猶爲婦女之稱，如伯姬季姬孟姜女姜旻，則仍沿古代之舊語矣。殷周以來，知同姓婚姻之失禮，於是創爲履敏感生之說，如生民元鳥諸詩，豈以托之神奇。（此史記及五經異義，所以言聖王無父而生，又據帝王世記，知伏羲有世無父，神農黃帝亦母感精氣而生。）名爲尊祖實則諱其惡也。後儒昧於族制之源，以氏爲姓，而姓字之精義，湮沒不彰。古者氏與姓別，姓由於血統，氏由於徽識，鄭漁仲謂姓可呼爲氏，氏不可呼爲姓，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顧亭林謂氏一再傳而可

變姓千萬年而不變，則氏出於姓明矣。後世以氏爲姓，姓氏混而爲一，而古姓亡矣。後聖有作，正本清源，辨族之法，近探東隅。大約日本之民，分華族士族平民三級，以姓之著於世本者，躋爲華族，觀世本一書，即知古人重譜牒之學。此周禮小史所由奠姓系，而史公作史記所由本周代譜牒也。秦漢之姓次之，夷裔之姓又次之。觀晉宋時代，最重門第，但區別門第，不盡以古代譜牒爲憑。庶譜牒之學，後盛於今，而數典忘祖之譏，吾知免矣。

瀆姓篇

嘗讀世本山海經至苗民出自顓頊（大荒北經云，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苗民釐姓）路氏出自神農（姓纂引世本云，路氏炎帝之後，黃帝封其支子於路氏，春秋時路子嬰兄是也）翟氏出自黃帝（姓纂引世本云，翟氏黃帝之後代居翟地，爲晉所滅，氏焉）白民出自帝俊（大荒西經云，銷姓出自帝俊，有白民，又云，姜姓出自帝俊，有黑齒，姚姓出自帝俊，有三身之國）戴民出自帝舜（大荒

西經云，吟姓出自帝舜，有戴氏。氏羌出自伯夸。（海內經云，乞姓出自伯夸，有氏羌。）竊意荒遠之區，非古代殖民之地。（中國古代之殖民，如黃帝居昌意於若水，少庸封少子於越東，太伯適荆蠻，箕子居朝鮮，漢族所至之地，輒能用夏變夷，若世本山海經所載諸國，無論其非聖王後也，即使其為聖王之後，亦已見化於夷，漢族亦不能承認其為同族矣。）舊籍所載，殆失之誣。及考歷代史官所記載，則夏后之裔降為匈奴。（史記匈奴傳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樂彥括地譜亦以匈奴之禹後。）昌意之孫傳為北魏。（魏書序紀云，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符秦溯源于有扈。（晉書國傳云，有扈氏之裔，世為武都氏，又云，禹封舜少子於西戎，是為羌姚氏云，又云，呂光，畧陽氏也，其先有文和者，本沛人，皆附會之說。）東胡溯姓於高辛。（明何喬遠名山藏云，兀良哈，古東胡地，高辛氏之裔，昔高辛氏游海濱，過棘成闕，遇顛瑣之墟，樂之，封其子厭越居焉，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即沙陀小夷亦自謂出於中土。（北

夢鎖言云、河東李克用、其先回紇部人、世爲蕃中大酋、赤心以功賜姓名爲李國昌、懿宗問其先世所出、云本隴西金城人、依寓吐番、乃竊嘆史臣之無識、致朔漠賤姓、瀆我諸華、辨族類物之大經、至此斬矣、雖然、此亦無足異也、震且立國首嚴、華夏之防、非我類族、仇敵視之、而異域女明、又遠出神州之下、非諱其舊族、即無以宅域於漢南、然以夷亂華、以賤瀆貴、聲東海之波、不足以流其惡矣、所南鄭先生知其然、故心史一編、於外夷冒姓、力斥其誣、（心史古今正統大論云、或曰、拓拔氏及今極北部落、黃帝後、姑假之亦可、曰、譬如公卿大夫之子孫、棄墮詩禮、或悅爲皂隸、或流爲盜賊、豈可復語先世之事、而列於君子等耶、況四裔之外、素有一種孽氣、生爲禽獸、如毛人國、猩猩國、狗國、女人國等、其類極異、決非中國人之種類、開闢以後、即有之、謂黃帝之後、夏后之後、則非也、）垂攘狄之經、褫逆胡之魄、大義昭垂、爭光日月、鈇鉞之誅、凜乎其不可犯矣、嗚呼、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又左傳言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今以甕裴引弓之民、擾我王服、非唯竊其土疆、

也。且竊其系牒。非鬼而祭。其如鬼神不歆其祀。何哉。秦漢以來。賤族之民。多有攀援貴族者。以張湯而祖留侯。以崇翰而祖汾陽。史書所載。歷歷可徵。夷狄冒姓。亦猶是耳。珠申醜類。僻在東陲。而騎射冠裳。自謂肇基於肅慎。建虜爲女直。後證以建州女直考諸書。確不可易。而滿洲源流考。據淮南子東方多君子國一言。遂以珠申厚德敦龐。超軼前古。不知此指朝鮮言也。然民俗。曠厲。文物未修。如欲援春秋之文。以進夷狄於中國。則是輿臺賤鬼。可以配昊天上帝也。故君子謂之不知禮。

辨姓篇

自譜牒失傳。而姓氏之學廢。崔浩生索虜之朝。獨曉然於姓氏之宜。辨雖議爲虜廷所格。未克施行。然大唐繼興。高士廉岑。諸君。即有姓氏譜之纂錄。唐太宗時。以地望明貴賤。士廉等所作姓氏譜。先列天家。後列后族。及宰相。凡長孫宇文。皆登貴姓。於古人得姓受氏之源。則茫乎未之考也。降及趙宋。此學未

泯。觀名世（鄧名世）伯厚（王伯厚）所著書（大約本元和姓氏纂唐書宰相表

二書）雖外誤雜出。然分北虜漢明哲辨章稽古之功。顧可沒與善乎。鄭漁仲之修通志也。謂夷狄複姓不與華同。（其言曰夷狄有複姓者。後詞也。一言不能具一

義。必假數言而後一義具焉。其於氏也。則有二字氏。有三字氏。有四字氏。）故其

敘氏族也。有代北複姓。（如長孫百侯字文慕容諸氏。是大抵皆通古斯族及土耳其

基族）有關西複姓。（如鉗耳莫杼諸氏。是大抵皆西藏族）有諸方複姓。（如

夫餘黑齒諸氏。是大抵皆朝鮮人西域人）有代北三字姓。（如侯莫陳破大

韓。是大抵亦通古斯土耳其基族。有代北四字姓。（如自死獨膊氏。并疆六斤氏。是

）自此說興。而氈裘賤種。不復與神明貴胄相淆。小史奠系之精義。其在斯乎。嗟

乎。夷裔干瀆天紀。非一日矣。自由余用秦（風俗通云。由氏西戎。由余相秦）肥義

仕趙（姓纂引世本云。肥氏北狄國名。趙有肥義）異族窺夏。此啓其端。晉室不振。

劉石。跳梁殊方。賤姓雜我中土。（據世本。劉氏本土。會後石氏本。衛靖伯孫石錯後。

自淵勒興而中土之姓不可考矣。元魏肇基朔漠，入宅幽并，七姓十二族并躋，高顯孝文宅洛，用夏變夷，改從漢俗，咸改單姓。（魏太和十九年，謂代人諸冑先無姓族無族官，則不入姓族，今欲定姓族，皆具列由來，自擬姓族而呈，朕當決姓族之首末，是魏太和時，已有辨別姓族之舉，惟至遷洛後，姓改爲單字姓耳。通志析元魏所改姓爲二類，曰二字變夷，三字變夷）而虜漢之淆，穉如稗之雜於五穀矣。（試即魏書所列考之，知虜姓與漢姓同者甚衆，如胡氏出於胡子，而紇骨氏亦改爲胡氏，周氏出於后稷，而普氏亦改爲周氏，奚氏出於奚仲，而達奚氏亦改爲奚氏，伊氏出於帝堯伊耆氏，而伊婁氏亦改爲伊氏，丘氏出於齊太公，而丘敦氏亦改爲丘氏，亥氏晉有隱者亥，而侯氏亦改爲亥氏，叔孫氏出於魯叔牙，而乙旃氏亦改爲叔孫氏，車氏出於漢田千秋，而車焜氏亦改爲車氏，穆氏出於宋穆公，而邱穆陵氏亦改爲穆氏，陸氏出於田敬仲，而步六狐氏亦改爲陸氏，賀氏爲齊慶氏所改，而賀賴氏改賀蘭氏，並爲賀氏，劉氏出於土會，而獨孤氏亦改爲劉氏。

樓氏出於杞東樓公、而賀樓氏亦改爲樓氏、于氏出於武王子邗叔、而勿性于氏亦爲于氏、連氏出於齊大夫連稱、而是連氏亦改爲連氏、僕氏爲周禮僕人後、而僕蘭氏亦改爲僕氏、苟氏出於黃帝子苟實、而若干氏亦改爲苟氏、梁氏出於秦仲、而撥列也亦改爲梁氏、畧氏吳有畧統、而撥畧氏亦改爲畧氏、寇氏出於衛康叔、而苦口引氏亦改爲寇氏、羅氏出於祝融、而叱羅氏亦改爲羅氏、葛氏出於夏葛伯、而賀葛氏亦爲爲葛氏、封氏出於黃帝後封鉅、而是賁氏亦改爲封氏、阿氏出於商伊尹、而阿伏于氏亦改爲阿氏、延氏出於吳延陵季子、至可地延氏亦改爲延氏、鹿氏出於趙大夫、而阿鹿桓氏亦改爲鹿氏、駱氏出於齊公子駱、而他駱、括氏亦改爲駱氏、薄氏周有薄疑、而薄奚氏亦改爲薄氏、桓氏出於齊桓公、而烏丸氏亦改爲桓氏、侯氏出於晉侯綏、而胡古可引氏亦改爲侯氏、渾氏出於鄭惲罕、又出於衛渾良夫、而谷渾氏亦改爲渾氏、婁氏出於陸終、而正婁氏亦改爲婁氏、鮑氏出於鮑叔、而俟力伐氏亦改爲鮑氏、盧氏出於齊高傒、而吐伏盧氏亦改

爲盧氏、云氏爲鄭國之後、而牒云氏其改爲云氏、是氏出於齊大夫、而是云氏亦改爲是氏、利氏漢有利遷、而吐利氏亦改爲利氏、如氏漢有如子禮、而如羅氏亦改爲如氏、扶氏漢有扶嘉、而乞扶氏亦改爲扶氏、單氏出於周成王少子臻、而阿單氏渴單氏並爲單氏、幾氏出於宋仲幾、而俟幾亦改爲幾氏、兒氏周有兒良、漢有兒寬、而賀兒氏亦改爲兒氏、古氏出於古公亶父、而吐奚氏亦改爲古氏、畢氏出於畢公高、而出連氏亦改爲畢氏、庾氏出堯掌庾大夫、而庾氏依舊庾氏、何氏出於韓王安、而賀拔氏亦改爲何氏、呂氏出於禹裔大岳、而叱呂氏亦改爲呂氏、莫氏出於楚莫敖、而莫那婁氏亦改爲莫氏、韓氏出於晉穆侯少子、而出大汗氏亦改爲韓氏、路氏出於路子、而汝路眞氏亦改爲路氏、扈氏出於夏諸侯、而扈地于氏亦改爲扈氏、輿氏出周大夫伯輿、而莫輿氏亦改爲輿氏、干氏出宋大夫干犢氏、而紇干氏亦改爲干氏、伏氏出於伏羲、而俟伏斤氏亦改爲伏氏、高氏出於齊公子高、而是樓氏亦改爲高氏、屈氏出於楚屈瑕、而尸突氏亦改爲屈氏、石氏

出於衛石錯、而嗚石蘭氏亦改爲石氏、鮮氏出於晉鮮狐、而鮮枇氏亦改爲鮮氏、奇氏出於魯公子伯奇、而奇斤氏亦改爲奇氏、卜氏出於周禮卜人、而須卜氏亦改爲卜氏、林氏出平王庶子林闋、而邱林氏亦改爲林氏、綿氏出晉大夫、而爾綿氏亦改爲綿氏、蓋氏漢有蓋公、而蓋樓氏亦改爲蓋氏、黎民爲九黎之後、而素黎氏亦改爲黎氏、明氏出於秦孟明、而壹斗眷氏亦改爲明氏、門氏出周之門子、而叱門氏亦改爲門氏、宿氏出於大曄、而宿六斤亦改爲宿氏、山氏出於烈山氏之裔、而土難氏亦改爲山氏、房氏出於丹朱、而屋引氏亦改爲房氏、樹氏望出河東、而樹洛于氏亦改爲樹氏、乙氏出於殷湯、而乙弗氏亦改爲乙氏、竇氏爲夏少康後、而紇豆陵氏亦改爲竇氏、陳氏出於舜後、而侯莫陳氏亦改爲陳氏、狄氏出周文王少子、而庫狄氏亦改爲狄氏、稽氏秦有稽黃、而太洛稽氏亦改爲稽氏、柯氏出吳公子柯蘆、而柯拔氏亦改爲柯氏、尉氏出於尉止、而尉遲氏亦改爲尉氏、潘氏出楚潘崇、而破多羅氏亦改爲潘氏、薛氏出顓頊少子陽、而叱干氏亦改爲薛

氏、俟氏周有俟子、而俟奴氏亦改爲俟氏、展氏出於魯公子展、而輾遲氏亦改爲展氏、費氏出於季文子、而費連氏亦改爲費氏、綦氏漢有綦雋、而其連氏亦改爲綦氏、艾氏出於宋公族、而去斤氏亦改爲艾氏、祝氏秦有祝權、而叱盧氏亦改爲祝氏、溫氏出於晉却至、而盆益氏亦改爲溫氏、襄氏出於妙姓、乃大禹之後、而達勃氏亦改爲襄氏、杜氏爲劉累之裔、而獨狐渾氏亦改爲杜氏、甄氏出於虞舜、而郁都甄氏亦改爲甄氏、稽氏出夏少康子季杼、而紘奚氏亦改爲稽氏、庫氏漢有庫鈞、而庫禱官氏亦改爲庫氏、羽氏出鄭子羽、而羽弗氏亦改爲羽氏、其所改之姓、皆與漢族固有之姓相淆、通志氏族畧知別族之法、於姓之同名異實者、析爲數類、惜乎其未能詳備耳、大抵元魏所改之姓、亦有爲漢族所無者、如拓拔氏改爲吳孫氏、普陋茹氏改爲茹氏、素和氏改爲和氏、副呂氏改爲副氏、奚斗盧氏改爲素盧氏、莫盧氏改爲盧氏、杏盧氏改爲杏氏、大莫干氏改爲郤氏、秘邦氏改爲邦氏、茂眷氏改爲茂氏、宥連氏改爲雲氏、步鹿根氏改爲步氏、渴侯氏改爲緱氏、

和稽氏改爲緩氏、穹賴氏改爲就氏、越勒氏改爲越氏、叱奴氏改爲狼氏、渴燭渾氏蓋爲味氏、烏洛蘭氏改爲蘭氏、一那萼氏改爲萼氏是也、其仍虜姓而未改者、又有吐谷渾、賀羌及那氏諸姓、此北魏氏族之大略也、厥後新起之夷、相仍相踵、隋唐以降、胥爲中國之民、虜族嗣興致舊氏亡、消於不覺、讀河南官氏志一書、觀近人南北世系表、以虜姓與漢姓並列、而風俗通廣韻、溯氏姓之源、至有舉虜遺漢者可勝浩嘆、未嘗不嘆崔浩之不作也、唐代邊功超越前昔、軍旅之權操於蕃將、而賜姓之典、史冊炳然、（自金日磾降漢、爲胡人賜姓之始、唐代以來、如李懷仙、朱耶赤心、拓跋思恭、皆以蕃將賜國姓、若夫烏石蘭改姓爲石、瑊瑊改姓爲揮、侯莫陳改姓爲侯、阿史那改姓爲史、皆唐代虜姓變爲漢姓者、）虜姓代漢至此始矣、胡、元、猾、夏、漢、族、式、微、蒙、古、色、目、並、居、中、土、（吾觀錢竹汀元史氏族表、大約哈喇魯、雍古耳、爲蒙別族、欽察、康里、乃蠻、爲土耳其基族、刺乞反爲通古斯族、唐兀爲西藏族、阿連爲阿蘭族、乞失逆兒爲阿利安族、）明祖起義、興復河山、革彼虜

姓。俛就漢族。（洪武元年，禁不得胡姓。三年四月詔曰：蒙古色目人，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體擢用。比聞入仕之後，或多更姓名，朕慮歲久，其子孫相傳，昧其本源，非先王致謹氏族之道。中書省其告諭云：如已更賜者，聽其改正，則太祖素嘗全革虜姓也。顧亭林謂禁不得胡姓者，乃禁中國之更爲胡姓，豈不然哉。惟於中國固有之複姓，悉去其一字，則爲氏族紊亂之本矣。）使天地之紀一亂而不可復理。（洪武九年，改火你赤姓名爲霍莊。十六年，賜觀音保姓名爲李觀。三十一年，賜尹閻姓名爲李賢。永樂元年，上謂兵部尙書劉儁曰：各衛韃靼人多同名，宜賜姓以別之。於是兵部請如洪武中故事，編置勘令，給賜姓氏，從之。三年，賜把都帖木兒名吳久誠，倫都兒友名柴秉誠，保住名楊效令誠，自此遂爲定例。蓋至此中國無一虜姓矣。即丘濬大學衍義補所謂更名冒姓，雜處民間也。然虜姓改從中國，不僅明代然也。觀古里易姓爲吳，尤虎改姓爲尤，舊籍所載，更僕難終矣。明會乘正言蒙古色目，多改漢姓，宜令役姓度可辨識，指此言也。）雖據進夷於華之

文亦何益哉。吾觀譜牒之學。古有專官。故司馬遷以五帝繫牒。尚書集世記爲三代世表。晉滕誦詩。並誦世系。國語所謂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者也。所以抒懷舊之念。發思古之情。以尊祖敬宗之忱。爲悍衛同族之本。使民無向外之心。而國以永保。後世漢虜雜處。種族淆異。棲杙窮奇。薦居上國。歷時既久。民習於夷。改姓易氏。獻媚虜酋。始於北周。如閻慶爲大野氏。辛威爲晉屯氏。韓襄爲俟呂隣氏。李弼爲徒何氏。田弘爲紇干氏。王雄爲可頻氏。王熊爲柘王氏。蔡氏爲大利稽氏。陰氏爲丘目陵氏。張氏爲叱羅氏。周氏爲車非氏。南氏爲宇文氏。蓋北周欲以己種爲貴種。故姓氏一遵夷虜。盛於胡元。如賈塔爾瑋。本翼州人。張巴圖。本平昌人。劉哈喇布哈。本江西人。楊朶爾濟及萬里古思。皆寧夏人是也。而元初又有賜姓之典。如張榮賜名兀速赤。劉敏賜名玉出千。劉思敬賜名哈八兒都。王買喇賜名實賜。巴圖是也。蓋當時漢人頗以蒙古之賜名爲榮。及建州宅燕右虜下漢。當金世宗時。已禁女直人毋得混爲漢姓。降及建州。遂儼然列已族於漢族之

前觀皇朝通志可見。并冀賤民至以隸籍虜軍爲幸民之廉恥。斲傷盡矣。嗟乎。革虜就漢其罪爲僭。棄夏就夷其罪爲叛。君子觀於此未嘗不嘆夷禍之目深也。雖然六朝而降譜牒多存。如杜預世族譜。學虞冊。穆記。王儉譜。州譜。王僧孺十八州譜。元和姓纂是也。故劉子玄謂族譜之書久宜入史。欲別華夷先正氏族。遠案虞廷分別之文。近徵亭林賜姓之說。案顧亭林日知錄云。凡蕃族來舊者。賜以漢姓所無不妨如拓拔宇文之類。二字爲姓。則既不混於古先帝王氏族。神明之胄。而又使百世之下。知昭代遠服四裔。其得姓於朝者。凡若干族。豈非賜代之盛舉哉。推晉族望必誌本源。卽塞北雜夷亦溯其本族所自出。大抵塞北之夷各以蕃落起姓。所謂舍夷狄而未能合中國也。於革虜就漢者。姑援春秋進路。子之例。俾得與漢族比肩於棄夏就夷者。亦援春秋絕杞子之文。使不得與齊民列蕩。淋。瑕。穢。歸於清明。庶類聚羣分。合於大易之道矣。

變夏篇

吾嘗循梁、豫之郊，眺大河南、北，以稅駕幽、冀之野。見夫文化凌夷，風俗擴悍，椎鈍駘戾，等於殊俗。蓋不勝今昔之感矣。夫江淮以北，古聖宅，居文物，聲明洋溢中土。而江漢以南，古稱荒服。湘、粵、黔、苗，蠻窟宅，贅幣言語，不與華同。曾幾何時，吳楚之間，浸向禮義，爲文教。敷迄於南海，不衰。而冀州堯舜餘民，則混沌若太古。豈地運今古之不同耶？何南北之殊轍也！曰：是爲夷禍之故。夫春秋之季，異族憑陵，戎（如山戎、北戎、驪戎、犬戎、茅戎、盧戎、姜戎、狄、如赤狄、白狄、伊洛諸戎是）夷（如平萊夷、介根是）蠻（如百濮羣蠻是）交侵上國。虜漢雜處，此啓其端。降及西漢，縣道猶分。（西漢之時，凡蠻夷居邊境者，皆設道以別之。與內地之縣有異，亦猶後世設土司與州縣雜治之義耳。即班書地理志觀之，則陝、甘、川、湖，皆爲華夷雜處之地。而東漢時復有屬國之設，與西漢之縣道同。又王船山以後世流民山寇，皆古戎狄之遺，澤路以東，非陘之南，夾乎太行、王屋，赤白狄也。夾淮之數，淮夷也。商、雍、折、鄧、房、均，戎蠻陸渾也。夔、巫、施、黔、濮，人也。漢川、秦、鞏、姜戎也。潛、霍、英、六、光、黃、隨、均、羣、舒。

也。宣欽嚴處、島夷也。雖不盡然、亦足爲漢虜雜居之證。漢魏徙我於塞內、空朔漢、以延羌故。如馬援徙降羌於關中、曹操徙烏桓於山東、是也。而南單于之衆、又入居塞內、西何五胡之亂、此啓其基、江統徙戎論、言之詳矣。託歸化之美、名以粉飾治迹、卒之五胡肇亂、魏周繼興、社稷邱墟、生民塗炭、降及宋代、遼夏跳梁、金元繼之、而天地分建之極喪矣。又何惑乎建州宅國之久哉。吾觀東周之世、戎蠻禮俗漸與華同。春秋之時、諸侯多與夷裔交通、故夷裔各國、亦染漢族之文明、觀魯隱公會戎於潛、公子遂盟伊雒之戎於暴、晉成會狄於欒、函、則異族且進而列於諸侯之一矣。故中國諸侯、亦多承認其獨立、蓋戎狄初入中國時、猶日耳曼之初侵羅馬也。既入中國之後、猶日耳曼人見化於羅馬也。通種說行。春秋之時、通種之說已盛行、觀周襄王娶狄女爲后、晉獻公以驪女爲姬、而趙衰之姊適代、戎王之女遺秦、非異族與漢族通種之證哉。故異族之民、亦多與漢族相合。虜漢交粹、衛效越言、杞用夷禮、厭華風而趨氈俗、自古然矣。魏晉以降、虜衆既遷。如唐

滅突厥、徙其餘衆於中原、肅代之時、回經有戰功者、得居西京、武宗時、回紇赴幽州降者三萬人、皆散隸諸道、皆虜衆之內遷者、若夫漢民罹虜禍而北徙者、尤不可勝記、一由於歸化、一由於俘虜、而吾族之民、遂受制於異族下矣、（胡軍深入、自秦有樓煩、漢有胡粵騎、降及唐代、因用菜田將之故、而並用胡兵、金人創屯田軍、自燕南至淮隴而北、有明安穆昆、與民雜處、凡數萬人、胡元繼與、而蒙古軍色目軍、悉入居中土、滿州駐防、仍守此制、何以防漢族之懷異志也、）澆中土之、神臯、胄、中、邦、之、氏、族、（即北魏改氏族等事也、見辨姓澆姓二篇、）婚宦相外、習久相安、而陷身虜域者、大抵棄禮義之鄉、入無知之俗、故老消謝、（如宋吳樓王權等屬）民習於夷、（即李陵所謂令先君之嗣更成夷狄之族也、）廉恥道消、（金史云、燕人最卑賤、宋人來則從宋、金人來則從金、遼人來則從遼、）右虜下漢、（儒林公議云、始石晉時、關南山後初蒞虜、民既不樂附、又爲虜所侵辱、日久企思中國聲教、常若偷息苟生、周世宗止平問南、功不克就、歲月既久、漢民宿齒盡逝、新

少者漸便習不怪然居常右虜下漢。甚。至。割。棄。山。河。恬。奉。異。類。假。之。羽。翼。授。以。神。州。○（觀。匈。奴。之。寇。漢。由。於。中。行。說。夏。之。寇。宋。由。張。元。吳。昊。滿。清。入。關。由。於。洪。承。疇。吳。三。桂。而。屠。城。攻。邑。之。最。虐。者。亦。莫。如。漢。人。李。成。棟。朱。國。治。其。最。著。者。也。即。近。世。之。蕩。平。洪。楊。者。亦。漢。族。而。非。滿。族。此。可。知。華。民。之。無。恥。矣。）○戴。酋。豪。爲。元。后。棄。故。國。如。弊。屣。北。方。之。強。果。安。在。乎。此。張。駿。所。由。思。悲。○（張。駿。云。先。老。消。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而。表。聖。所。由。興。嘆。也。○（后。村。詩。話。云。唐。失。河。湟。未。久。而。司。空。圖。詩。云。漢。人。盡。原。胡。兒。語。爭。向。城。頭。罵。漢。人。）○嗟。手。燕。趙。之。地。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而。衣。冠。文。物。萃。於。中。州。函。關。以。西。又。天。府。膏。腴。甲。天。下。居。今。思。古。何。風。流。歇。絕。亦。至。於。此。極。蓋。胡。虜。煽。亂。中。原。甲。姓。避。亂。南。遷。故。冠。帶。之。民。萃。居。江。表。流。風。所。被。暨。於。楚。粵。回。顧。中。州。惟。有。荒。荒。大。陸。人。獸。雜。居。而。已。不。亦。重。可。嘆。哉。大。抵。秦。漢。之。世。華。夷。之。分。在。長。城。魏。晉。以。來。華。夷。之。分。在。大。河。女。直。以。降。華。夷。之。分。在。江。淮。○（此。古。代。文。物。所。由。北。勝。於。南。近。代。文。物。所。由。南。勝。於。北。也。）○使。神。州。之。民。仍。偷。息。苟。生。日。與。

夷。族。相。雜。處。吾。恐。百。年。之。後。必。凌。蔑。至。於。無。文。而。蔑。不。夷。矣。千。年。以。來。將。生。理。殄。絕。反。之。太。古。之。初。而。蔑。不。獸。矣。（用船山思問錄外篇說）漢唐區宇黃炎子孫慘言顧之潛然出涕矣。

嚮道篇

嗟乎夷狄之入我中國也。據其土地山河竊其子女玉帛。久假不歸。烏知非有已可。悲矣。其尤甚者。至並竊先王之至道。觀於石勒立學。（王船山之論石勒起明堂辟雍靈臺也。謂古人明堂辟雍靈台皆無當於王者之治教。漢儒師公玉帶之邪說。乃爲奇零四出曲徑崇高怪異不經之說。以神之。此固與盜賊夷狄妖妄之情合而升。猱冠猴者。嚮之以希榮利。固其宜矣。）元魏習儀。（觀拓拔宏所行之政。如作明堂。正祀典。定郊廟。祀園邱。迎春東郊。定次五德朝日。養老。修舜禹周孔之祀。耕籍田。行三載考績之典。祀闕里。求遺書。立國子大學四門小學。定族姓。國老庶老。聽羣臣終三年之喪。皆拓拔弘所行之僞學也。）北周之取法用官。（此皆

蘇綽所定之法，以李弼趙貴獨孤信于謹侯莫陳崇爲六官，一女直之親祀闕里。
（金世宗大定時事）昧聖學之大經，徒飾箋注讖緯之言，爲索虜愚民之術，以
靡裘之虜，自擬中國之聖王，非唯竊其治統也。且並竊數千年之道術，不亦大可悲
耶。雖然，此皆漢士士大夫咎也。中國賤儒，昧於中外之防，作夷狄戎蠻之羽翼，不
惜竊聖賢之道，以文致虜酋，爲聖賢（如許衡之流是）虜酋利其然也。益得飾治
定功成之名，以恣其妖妄。沐猴而冠，俳優而戲，其誣讀聖言，不亦甚耶。故許衡魏象
樞之罪，上通於天者也。古人以鬻地與夷者，謂之賣國。今以數千年道學之傳，視爲
微利希榮之具，喪心失志，罪不容于死矣。吾觀兩晉耆儒，恥爲虜屈，避地河西，以存
儒教之一脉。（晉世之儒，大抵隨張氏西遷，及天錫降秦，河西諸儒，未有隨張氏東
遷，以求榮羌族者，及呂光以降，河西析爲數國，沮渠禿髮乞伏諸朝，未有施殘害
於諸儒者。王船山曰：此非艸竊一陽之寇，能尊道也，乃儒者自立於綱維而莫能
亂耳。）魏虜宅夏，諸儒始東。鬪鬪劉晒索敞，能安生屈身從狄，高尚之節，從此替

矣。夫陳轅、應、舉、虜、延、季野且譏其失節。萬季野群書疑辨書元史陳轅傳後云：南土既附，科目未設，一時士人無升進之路，相率而就。有司之辟召，或庠序學官，或州縣冗秩，亦屈身爲之。如戴表元、牟應龍、熊明來、馬端臨之屬，以文學名儒，或俯首而丐升斗之祿，而生平之名節不顧矣。所可惜者，休寧陳轅，窮經講學，當時號名儒。及科舉一開，以六十餘齡之人，爭先赴之，雖僥倖一舉，所得幾何，乃舉平生之學問而盡棄之。今安溪平湖諸公，固祖河南而祧考亭者也。顧乃文飾遺經，獻媚虜族，以二曲桴亭較之，判然天壤矣。嗚呼！夷裔禮教與中土殊，制禮作樂實爲衰弱之源。（如拓拔宇文諸虜，棄固有之禮俗，有同化於漢族之民，精悍之氣消，朴固之風斲，糜天下於無實之文，以自詫昇平之象，而國勢凌夷之兆，實起於此時。船山讀通鑑論所南古今正統通論言之甚詳。）其舍夷從夏者，豈真知聖道之尊哉。不過以漢土之法還治漢土耳。（滿清以儒教治中土，猶黃教治唐古特，其入關之初，知中國之儒未易服也，於是記宗仰孔教之名爲懷柔漢族之本，儒者

不察，以保聖教之名歸之，以爲斯道之榮，嗚呼！其愚更出索虜下矣。於此而託名衛道，則吾誰欺。

帝洪篇

劉光漢曰：中國之亡也久矣。一亡於癸亥，台灣之淪，再亡於甲子，金陵之覆，吾民何辜，竟困厄至於此極耶！吾觀魏晉以降，中原沈淪，艸澤遺民，恥臣虜，族挺而走險，以冀微倖於萬一。（魏太和十四年，沙門司馬御惠自稱聖主，破平原，永平二年，沙門劉惠注反，三年，秦州沙門劉光禿謀反，延昌三年，幽州沙門劉僧紹反，四年，沙門法度反，大抵皆義民欲謀光復者也，其必託身沙門者，蓋惡紫虜衣冠之不同，而削髮爲僧耳，又金世宗大定六年，秦州民合住謀反，十一年，歸德府民藏安而謀反，伏誅，十二年，北京曹資等及鄜州民李方同州民屈立冀州民王瓊，皆以謀反伏誅，十八年，獻州人殷小二謀反，伏誅，二十一年，遼州民宋忠等亂言，伏誅，趙翼以有道之世多亂民爲疑，嗚呼！豈知金民排外之志哉。）功難不成，其所樹立亦

足。表。見。於。天。下。珠。申。入。宅。義。鷹。頻。興。王。倫。之。師。林。清。之。軍。文。成。三。槐。之。甲。雖。出。師。未。捷。身。死。虜。廷。然。螳。臂。當。車。精。禽。填。海。舍。逆。取。順。夫。固。章。章。有。功。矣。及。虜。燄。既。衰。洪。王。屈。起。以。匹。夫。之。力。爲。天。下。倡。張。撻。伐。於。殷。武。振。大。漢。之。威。聲。義。旗。所。指。力。掃。胡。塵。江。淮。以。南。復。爲。淨。土。雖。所。經。郡。邑。多。出。灰。燼。之。餘。（洪軍所得之地亦多殘暴固不足爲諱然以滿清較之而彼桀紂而此堯舜神州之民固出水火登衽席矣觀金陵奠都而後雖通情滿軍者亦止殺戮數人見金陵癸申撫談而吾揚州所罹之禍亦較滿洲之役爲輕）然改正朔（洪王所用之歷與歐美日本同金陵癸申撫談謂洪軍所用歷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不知用國法可以知其與西法合矣）易服色（洪軍所至之處令民蓄髮凡剪髮者罪無赦所以復上國衣冠也又金陵癸申撫談謂洪軍所用服飾帽袍及靴皆有定制）興言揚之科（洪氏所定制廢制義行策論凡奏疏聽民自由）布嚮廟之令（廢僧道籙寺宇見東王楊秀清之示）蠲繁除苛與天下相更始觀於檄虜之文（洪王有檄滿州文

刻入浙江潮第八期，而石達開之檄，世亦有傳其文者，惟數滿州十大罪文，則湮沒無傳矣。諭民之判。（楊秀清諭民之語，大抵謂以官降者復其官，及令小民備軍餉耳，又相傳洪王所用對聯，有虎賁三千，直掃幽燕之境，龍飛九五，重開大明之天語，用元季義師之陳言也。）百世之下，猶凜然有生人氣。胡燏旣張，南都傾覆，湘粵遺民，至澁族殞身而不悔。（相傳湘軍破金陵，洪軍數十萬人，無一降者，即曾國藩奏議亦言之，以爲古今來未有之悍賊。）則其志亦足多矣。嗟呼，粵西興甲與濠泗同天國，開基詎遜明室，乃吏官秉筆，清議流傳，一則崇之如帝天，一則目之爲僭竊，致崛起之眞王，不得與蕭梁趙宋諸朝同列於正統，不亦大可悲耶！吾觀波蘭遺黎，惓懷故國，力抗俄室，終始不渝，鄰邦且然，況在蠻族。（予嘗謂取故有之士於鄰邦，謂之光復，取固有之士於蠻族，謂之攘夷，故攘夷與光復有別。）湘楚諸臣，棄順就逆。（湘軍諸公與滿族則爲功臣，於漢族則爲逆黨。）作胡虜之干城，墜中興之大業，致光復奇功，終成畫餅，讀而農晚村之書，能無媿與，雖然，往者已

矣。夫復何言。嗟我遺民。來日大難。辮髮胡裝。虜騎若織。呻吟虐政之中。屈服氈腥之下。夷德未厭。國仇莫恤。過新田之故墟。亦有聞風興起者乎。

罪網篇

易言有夫歸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此語甚確。蓋上古之初。皆家族政治。推年長者爲家長。而君主之基。遂始於此。故埃及稱君主曰法老。而曲禮亦言蠻夷之君。於外自稱曰王老。蓋仍沿古代家族政體之稱者。故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中土人倫肇端於此。蓋倫也者。必合兩人而後見者也。無人則倫不見。祇一人則倫亦不見。（吾觀說文云。仁從人二。鄭康成云。人讀如相人偶之人。阮伯元引大戴禮人非人不濟之說以證之。蓋人非人不濟者。即合兩人而仁乃見之義也。人倫之生。始於人道。故仁合兩人而後見。倫亦合兩人而後見。）人與人接。倫理以生。（西人以個人對於公衆者爲倫理。中國以個人對於箇人爲倫理。堯典言克明俊德。以親九族。由箇人之倫理。推而至於家族之倫理。及契敷五教。則又由

家族之倫理，推而至于社會國家之倫理，然儒家所言之倫理，私恩爲重，公德爲輕，以對社會國家之倫理，皆由家族而推，故與西人之學不同。故契敷五教，言倫而不言綱。（五倫者，乃對待之名詞，非爲君者爲父者爲夫者當立於絕對之地位也。故晏子外齊侯，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妻柔爲禮之善物。孔子對景公亦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學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非謂不仁之君仍當責臣以不敬，不慈之父仍當責子以不孝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化偏爲中。（所謂允執其中，用其中於民也。）由近及遠，人倫之明，其在茲乎。觀於君之言羣。（白虎通韓詩外傳皆訓君爲羣，即左傳閔二年所謂天子曰兆民也，又林烝二字，古籍皆訓爲衆，而爾雅釋詁復訓爲君，可知古人之稱君，與國家團體同義，君爲民立，彰彰明矣。）子之言滋。（說文子字下云：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生，以爲稱象形，是則子也者，萬物方滋，茲之象也。引伯之而爲幼稚之稱，非卑屈之稱也。故又爲子男之子，爲男子之尊稱。）妻之

言齊。（禮記祭統云：妻之爲言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平等精詣，賴此不墜。（觀於三代之禮，臣拜君亦答拜，則君與臣平等矣。既冠之後，見於母，母拜之，則親與子平等矣。昏禮共牢而食，同尊卑也，則妻與夫平等矣。此平等之精詣。）何居乎？後世乃有三綱之說乎？夫三綱之說，本於緯書。（三綱之說，始見於繁露，蓋繁露所言多近於織緯，故有此三綱之說，而馬融遂以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釋論語矣。說文訓綱爲維紘繩，故言綱則有厭制束縛之義。）附會支離，莫可究詰。故秦漢以前未聞此語。試觀春秋一書，于弑君稱君者，則曰人君無道。（此左傳義也。公羊亦曰：舉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詞。）於殺世子母弟者，則書君以甚之。（此公羊義也。汪氏克寬曰：春秋書晉侯殺申生，宋公殺座，天王殺佞夫，不稱國不稱人，而直稱君以爲獨其君之罪也。）於宣夫人之來舊，亦曰夫人與公一體。亦公羊之義。）麟經筆削，深切著明，北斗可移，南山可墮，此義不可易矣。故觀於黃氏待訪錄，則君爲臣綱之說破矣。（原君篇云：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

所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得安寧者，爲君也。又云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于腐鼠，豈天下之大，于萬民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原臣原法篇義同。觀於班氏白虎通，則父爲子綱之說破矣。白虎通謂人皆上天所生，故父殺其子當誅，晉獻公罪棄南，以殺其太子申生故也。觀於唐子潛書，則夫爲妻綱之說破矣。潛書內倫篇云：夫不下於妻，是爲夫亢，夫亢則門內不和，則家道不成。夫婦篇云：且恕者，君子善世之大經也。五倫百姓非恕不作，行之自妻始。無如三代以降，舍理論勢以勢爲理。自三綱之說興，而爲君者爲父者爲夫者，祇有權利無義務，爲臣者爲子者爲婦者，有義務而無權利，所謂論勢不論理，故有權勢者能論理，無權勢者即不能論理。呂坤云：天地間惟理與勢最尊，理又尊之尊也。此語最足矯陋儒之失。舍是非而論順逆（即呂東來所謂犯分即犯理也）致名分之說，深中。

民。心。強。弱。相。凌。（所謂強者凌弱衆者暴寡也）日。以。空。理。日。詰。責。拊。鉏。民。心。束。縛。才。智。宋。儒。之。失。豈。可。宥。乎。（宋時儒者之最謬者如呂坤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程子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是也果如其說則是陽武革命爲逆臣矣曾子大杖則逃爲不孝矣子思之妻再嫁爲失節矣真理不明莫此爲甚觀於孔子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言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又言古者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以道皆與後儒之說不同）嗟乎。同。此。橢。顛。方。趾。之。倫。何。容。軒。輕。於。其。間。而。高。下。之。殊。若。此。此。東。原。所。由。斥。空。理。之。禍。而。以。爲。罪。浮。申。韓。也。（孟子字義疏證云故今之治人者視古賢聖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於鄙細隱曲不措諸意不足爲怪而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曠世高節著於義而罪之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復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于理其誰憐之嗚

呼新干老釋之言以爲言其禍甚於申韓如此也。咕嗶小儒。至謂三綱乃天所爲。非人所設。禮記大傳云。親親也。尊尊也。男女之別。此其不可與民變革者也。然但言不可變革。未嘗言三綱也。荀子亦曰。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日切磋而不舍也。亦無三綱之說。足證宋儒之非。嗚呼。豈知西儒社會之理。哉。上古之初。牝牡相逐。肆意爲生。知有母。不知有父。見白虎通諸書。君民之約。未成。上下之序。未立。見呂覽潛夫論及柳子厚封建論。天然之世。並倫且無。何有於綱。賤儒扶強。鋤弱。飭邪說而文姦言。豈足信與。今欲情得其平。莫若本墨家兼愛之仁。而行以儒家之恕。自船山謂天理卽在人欲之中。戴東原謂情得其平。是爲好惡有節。是謂依乎天理。焦里堂亦云。與人相接。以我之所欲。所惡。推之於彼。彼亦以所欲。所惡。推之於我。各行其恕。自相讓而不相爭。相愛而不相害。平天下。所以在絜矩之道也。此言甚確。蓋怒於平等最近。故儒家之言。君臣父子也。祇言報施。報施者。卽西人所謂權利義務之關係也。故恕道行。則三綱之說廢。且中國之民。溺

於三綱之說已近千年、非叅以墨子兼愛之說、不能矯枉者而歸之正也、豈可援楊氏無君墨氏無父之言、以廢其說而弗道哉、

史職篇

印度、當上古之世、學術之權、悉爲婆羅門所握、羅馬、解紐、歐西、學術、亦賴宗教保存、及反求之中土、知三代之初、最崇祀典、天事、人事、相爲表裏、而天人之學、史實司之、蓋稱天而自古已然、故司天之史、或史祝、並稱、(即周禮太祝以下諸官是也、觀於衛侯出師、史華掌祭、虢公請命、史鷞享神、而晉之初封、亦以卜史與祝宗並賜、可以知史與祝無別矣、又晉侯有疾、卜人云、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齊侯有疾、欲誅史囂、襄弘爲周史、而試射狸首之術、則史掌祈禱神祇之事矣、又班志謂墨學出爲清廟之守、而史佚爲墨家之祖、史甬爲墨子之師、則史與祝無別明矣、見汪氏述學)或史卜並列、(觀晉獻嫁伯姬占譜、史蘇、趙鞅占夢於史墨、晉人占救宋於史龜、皆史掌卜筮之證、又史之學術數者、厥有二派、一曰占驗之史、一曰司曆

之史、占驗之史、周官眡瞭諸官之遺也、春秋之時、如史趙叔興叔福、皆知此學、即陰陽家出於義和、亦占驗出於史之證也、司曆之史、周禮馮相氏保辛氏諸官之遺也、史記言史失其紀、疇人分散、而漢初天文之事、掌於史官、孰非史官司曆之證乎、而要之皆史下之支派也、（掌祭視而辨昭穆、（太史掌祭祀、小史辨昭穆、見周禮）誠哉、非史莫由矣、雖然、學術者、雜於宗教者也、法典者、原於學術者也、震且古初、最重先例、重先例、故重法儀、（法儀見墨子）重法儀、故重職守、載之文字、謂之法、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夫、（龔定安說）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章實齋說）是則史也者、掌一代之學者也、一代之學、即一代之政教之本、而一代之王者之所開也、故六藝之道、憑史而存、（如韓宣子觀書太史、見易春秋、書掌於外史、詩采於輶軒、老聃衰弘、以周史而存禮樂、皆六藝出於史之語、龔定安以六經爲周史之大宗、豈不然哉）九流之名、離史而立、（龔定安以諸子爲支孽、小宗

任照之史、道家祖也、任天之史、農宗祖也、任約劑之史、法家祖也、任名之史、名家祖也、任文之史、雜家祖也、任諱惡之史、陰陽家祖也、任喻之史、縱橫家祖也、任本之史、墨家祖也、任教之史、小說家祖也、則出於史官者、不僅道家一派矣、術數方術之學、由史而生、（班志以數術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又曰、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則術數方技學出於史矣、）綜師儒之長、（明道統者謂之師、明六藝者謂之儒、總師儒之學者謂之史、）達政教之本、（堯、仁和、謂周史之外、無文字、語言、並無人倫品目、詎不然哉、）（西周之世、學術專制、達於極點、致學界無自由之望、）嗟乎、西周之初、本宗教而爲學術、（與印度古代同、）致所學定於一、尊學術之權爲史官所特有、（古代上級有學、下級無學、觀春秋之時、學術寢盛、而多才藝嫻文學者、大抵仍屬之卿士大夫、則學術不能普及於平民明矣、）官學既興、私學未立、（此官守師儒所田合一也、）欲學舊典、必以史氏爲師、（觀孔子之明六藝、必先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得百二國寶書於固史、則

舍史官而外，無傳播學術之人矣。凡學術稍與史官異者，悉斥爲私說。（觀王制言行僞而堅，言僞而辦，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管子任法篇，謂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則當世之學術悉以史官爲準則矣。）而所謂史者，以世襲之職官。（觀籍談司典籍，而其後爲籍氏，倚相爲左史，而其後爲左氏，皆史爲世官之證，又史墨云，官宿其業，一曰失職，則死及之，可以知史官之爲世襲也。）位特殊之階級。（吾嘗謂上古之史，與印度婆羅門同，其職甚尊，故史佚列爲四輔，而漢時之太史公，位列諸侯王上，則史官特爲一級矣。）非通天人之奧者，孰克勝此任哉。使無史官，吾恐文獻無徵，不待秦灰之燼矣。（莊子言孔子欲藏書周室，子路謂周室守藏吏老聃，可以與謀，則書之餘存，賴有史官明矣，故夏雖亡而夏之學術不與俱亡者，太史終古保存之功也，殷雖亡而殷之學術不與俱亡者，太史辛甲保存之功也，周雖亡而周之學術不與俱亡者，史聃保存之功也，推之秦之圖籍藏於長安，漢之圖書存於秘府，皆史官之功也。）不亦更可悲耶。

周易篇

昔印度以地風水火爲四大（四十二辛經云佛言當念身中四大各自有名，鮮云身中堅者爲地，闊者爲水，煖者爲火，動者爲風，是人爲原質合成之說，佛書已先西人言之）希臘以地氣水火爲四行（即所謂元素也，至近日始析爲六十四元質）震且立國起於崑崙以西（即巴比倫諸地）與西方合一，神農以上有大九州（帝王世紀云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足證神農之時疆域廣遠，與西方合爲一國）埃及謂其造成天地萬物，法大字音於中國古皇伏羲字相者，爲努與賽底之子，埃及謂其造成天地萬物，法大字音於中國古皇伏羲字相近，恐或爲一）故上古之教亦四行而非五行，奚以明其然也，曰徵於大易而知之，夫伏羲作易，首重八卦而八卦之象出於楔文（見支那文明史，引西人說，楔文者巴比倫之文也）故八卦之中有正位之卦，有孳生之卦，乾坤離坎卦之列於本位者也（是謂母卦）震巽兌艮卦之出於孳生者也（是謂子卦）山傳於地

澤附於水。雷生於火。（雷與電本一物，雷爲電之聲，電爲雷之形，故離爲火，又爲電。）若天之與風，又皆空氣之所積者也。莊子言大塊噫氣，其名曰風，而西人亦以爲天即蒙氣。由是言之，則八卦出於四行有明徵矣。易繫辭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始即四行與。（舊注以四象爲四時，恐不足爲據。）及軒轅御宇，法不及遠，與西方分立。（帝王世紀言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置十二國，蓋當黃帝之時，中國始自爲國，與西方分離）而四行之中，屏氣弗列。（觀周易一書，言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言天地細縑萬物化醇，曰一陰一易之謂道，陰易即氣之代表也，至周易之學不明，而氣之川廢，故格致之學，因以不明）以金之可以耀武也，於是乎貴金。（拾遺記言黃帝采兵於昆吾山下，以作兵器，而論語摘輔錄亦言黃帝七輔，風后受金法，兵以耀武，有明徵矣）以木之可以備物也。（備物致用，且繫辭）於是乎重木。（案易經言剝農斲木爲耜，耜木爲耒，黃帝剝木爲舟，剝木爲楫，斲木爲杙，

爲弧、偃木爲矢、皆制木爲器用者也。推之宮室之用棟宇、喪葬之用棺槨、防暴之用擊柝、皆取資於木。此上古之時、備物利用、所以非木末由也。然皆在伏羲之後、由是五行之名成。四行之名滅。史記言黃帝建立五行。（歷書言黃帝建立五行、起消息。）所以明黃帝以前未嘗立五行之目也。黃帝以降、代立五行之官。（左氏傳昭二十九年、史墨言古者五行之官、是爲五族。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土正曰后土、水正曰元冥。）夏禹繼興、遂創天錫五行之說。以託爲神奇。（洪範云、箕子曰、我聞在昔、鯀湮洪水、洎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與洪範九疇。舜倫收斂、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五疇。舜倫收斂、初一日五行。）帝啓祠立、因爭教之、故敗扈于甘。（章枚叔云、五行者、禹之亂教也。有扈替蓐收以爲牧圉、威侮其官、啓承禹志征之、仲尼序甘誓、大爭教也。）自是以還、五行之說遂雜於儒書。（禮記云、和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儒書有五行之說。又文子微明篇引中黃子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人有五位、是道家亦不廢五行。）言明

堂、月、令、者、本、之。（自禮記月令以五行爲盛德所在，而鄭康成五經異義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是爲明堂月令學。近世姚佩中周易姚氏學言之最詳。）言災異，願詳者，本之。（如春秋繁露尙書太保漢書五行志諸書，皆以五行說災異，黃漳圃洪範明義，亦言天人相與之學，甚至聲、味、容、色，無不求合於五行。（至謂五行有神，見於詩緯華書）而四行之說，遂僅賴周易而保存矣。無如兩漢諸儒，不以此旨，京、焦、馬、鄭，以五行之義，釋大義之文。（如京房周易傳及康成納甲女辰之說，皆雜以五行家言，而姚氏周易學，遂悉以五行釋周易矣，可勝浩嘆。）附會支離，莫可究詰，則易義之微，豈僅九師之罪哉。（見文中子）

嗥、祀、不、存。（見左傳僖二十年）義經湮沒，緬懷太古之初，不禁廢書三嘆矣。

孔老篇

史記孔子世家。謂孔子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而老莊申韓列傳。亦言孔子適周。將問禮老子。孔出於老。有明徵矣。蓋周室既東。典籍舊聞。掌於史氏。老聃以知禮宗爲。

柱下史。《史記》云：老子周守藏室之吏也。明於成敗存亡之理，知陳迹不可以拘，始於是與時遷移，應時變化。《見司馬說論六家要指》。大約老子之初亦泥於禮儀典制之學，及見理日深，乃以禮爲亂首，其學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俱，故從其學者以自然爲主，以謙遜爲宗，遺棄塵世，緲視萬物，合乎周易變動不居之旨。司馬談所言最得老子之旨。著書五千言，以爲道家祖孔學之初亦出於史。《莊子天下篇》云：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是六藝出於史矣。龔定安云：史無孔，雖美何待？孔無史，雖聖曷庸？則孔學出於史官明矣。故重文獻，崇典制，與固初史云所學之學同。故以老氏爲師。《蓋孔子未見老聃以前，本以典制爲學。觀莊子天運篇載孔子問老聃曰：邱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所于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君之迹，一君無所鈎用。又云：吾求之度數五年而未得，求之陰陽十二年而未得，則孔學以典制爲本明矣。故老聃

謂孔子曰、夫六經、先生之陳迹、豈其所以迹哉、又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猶在耳、所以斥孔學師古之弊也、觀於莊子所記、則孔老之學、同出一源、(德充符篇云、無趾語老聃曰、孔邱之於至人、其未耶、後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斲以詭譎、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耶、此孔子從學於老子之證、又天運篇記孔子聞老子之言、三月不出、復見老聃曰、邱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見啼久矣、夫邱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邱得之矣、此孔子奉老學之證、故天運篇又云、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卷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噲、予又何規老聃哉、此即史記老子猶龍之說、老子變動不居之學、而孔子非不信之矣、其繙十二經以說老聃者、特初見老子時之事耳、觀田子方篇言孔子見老聃、出謂潁淵曰、邱之於道也、其猶醯鷄與、微夫子之發吾覆、吾不知天地之大全、則孔子舍已學而從老學明矣、)故

仲尼之答門人亦多溯源于道德（如人間世編、夫子謂顏回云、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于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于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大宗師篇、夫子謂子貢云、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達生篇、孔子謂弟子曰、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田子方篇、孔子論溫伯雪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江容聲矣、又孔子論公叔敖曰、古有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溫、盜人不得劫、伏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禮義乎、已、況爵祿乎、此皆孔子之言、近於道家者、）蓋斯時、孔子猶未變教也、及源流漸別、樹幟自高、乃託祖述憲章之名（見中庸及班志）以求自別於老氏、是則老子之學、由經驗而反、玄虛乃超乎萬物之表者也（老子視一切而空之、故不泥於陳迹）孔子之學、由玄虛而歸經驗（孔學本由經驗入、特見老子後、而見化於老子耳、卽莊子知北微篇所謂、以至道問老聃也）乃泥乎萬物之迹者也（孔子之學、游於方之內、老子之學、游於方之外、此老子孔子不同之證、見莊子大宗師篇）雖然、儒

教之興孔子之變教也。教育既殊，不得不諱其所自出。故論語一書，削孔老問答之言。（僅竊比於我老彭一語，係指老聃彭祖言，然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取老聃則仍重經驗而不重立虛也。）於言之稍近道家者，輒屏棄弗錄。（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數章，仍近於道家之旨。）而著書之旨，悉與老氏懸殊。（如論語言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即矯老子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之說也。言舉直錯罔，即闢老子不尙賢使民不爭之說也。言逝者如斯，不舍晝夜，即斥老子天地不能長久而況於人之說也。言以直報怨，即斥老子大小多少報怨以德之說也。推之以老安少懷之說，矯老子之貴私，以同盟二代之說，斥老子之貴朴，因微生高以闢老子之貴曲惡直，因孟公綽以正老子之清淨無爲，故弟子傳其學者，亦多斥老氏之說。如有子言以禮節和，與老子和光同塵，相背，仲弓言居敬行簡，與老子蕩棄禮法相殊，蓋孔子所言，無不與老子相敵也。）於老氏之徒，悉加排斥。（如以幼不孫弟長而無述老而不死，斥原壤，原壤即老氏

之流，幼不孫弟，即棄禮也。長而無述，即屏陳迹也。老而不死，即道家長生之術也。故孔子斥之，推之諫少正卯，斥微生畝，皆孔學排異學之證。所謂互乎異端斯害也已也。故治道家言者，亦各執已說以排孔教。（如論語所記楚狂沮溺丈人，皆奉老子之教者，故出言譏孔子，而莊子所載有漢陰丈人譏子貢之言，有盜跖漁父譏孔子之語，蓋莊子守老子之言，故寓言以譏孔子。）儒道之分自此始矣。（如孟子斥楊朱，荀子斥田駢慎到，皆以儒家斥道家。）迨孔教既張，（由於弟子之居列國，見仲尼弟子列傳）橫行東夏，為老子者，不得不度關適秦，以存絕學於岐雍之境矣。（秦當春秋之季，為儒教不行之地，故老聃適秦。）而老學傳於孔者，猶賴曾子問，而僅存。（案禮記曾子篇，於孔子答曾子之問者，引老聃之言凡四，大抵皆古禮之，則老子非不重典制矣。）探源討源，因不爽也。（汪容甫老子考異，以孔子問禮者為老聃，著書五千言者為老僊，與老萊子為三人，吾謂三人實一人也，不過老萊子之學有變遷耳，而班志以老萊子為楚人，與史記以老子

爲楚國人者，合而莊子外物篇記老萊子謂孔子取汝躬矜與汝容與，亦與入記載老子謂孔子去子驕色態心同，則老萊子即老子矣。汪說非也。大約周秦諸子所言，於時人之年齡多舛誤雜出，未能畫一，不足異也。觀田子方受業于夏，而其學流爲莊周，殊塗同歸，儒道復合。後儒崇儒書之言，至斥道家爲曲說，毋亦數典忘祖歟。

正名篇

荀子曰：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末期。以吾觀之，刑名從商者，卽董子用名以明罰飭法之說也。（繁露深察名號篇云：古之法家，用名以明罰飭法，爲大理之首章，此法家稱刑名之本，故孔子推名不正之弊，至於刑罰不中也。尹文子之徒，由道而至名，由名而至法，是法與名家近也。一爵名從周者，卽左氏傳名位不同之說也。）觀黃帝正名百物，而百官以治，公羊疏曰：名不正則譏之貶之，國氏人名字子，此爵名從周之確證。又繁露深察名

號篇、謂王號之大義有五科、君號之大義有五科、亦爵名也。文名從禮者、即班志、名家出於禮官之說也。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故准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曲禮言、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坊記言、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使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何一非禮之本之正名有與。惟散名加於萬物者、則爲類、至潘古人名起於言。見邵子觀物內篇、又穆勒名學引郝伯斯曰、名者、用以起吾心舊用之意於已、即於定吾心、今有之意於人者也、即名起於言之意。發志爲言、發言爲名。見大戴禮四代篇。名者、命也。見說文、禮記亦曰、黃帝正名百物以明命。故古曰名、今日字。見論語必也正名注、及周禮掌達書名於四方注、蓋上古之時、有語言而無文字、造字之初、象形爲首、象形之初、起於圖畫、中國洪巖石刻、西人埃及古碑、皆此體也、及象形不能括兩開之事物、於是以指事表之、若會意形聲、皆其後起者也、鄭漁仲之言曰、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故文統象形指事二體、字者、孳乳而浸多也、合數字而成一

意者皆是、即會意形聲二體也、四者爲經、造字之本也、轉注潛假爲緯、用字之法也、五、觀東西各國之文字、獨體爲聲、即字母也、中國各種名詞、以一音成一字、雖與西文不同、然獨體者爲象形指事、則亦中國之字母也、以象形指事爲中文之字母、以會意形聲爲中文之孳乳、此中國文字之本也、考夫戴段江桂之釋六書、皆不若鄭氏之確、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見尹文子）中儒之言曰、名生於真、非其真無以爲名、（繁露曰、名生於真、非其真無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爲真物也、名之爲言、真也、）西儒之言曰、名學者、非論思之學、乃求誠之學、（見穆勒名學首卷）故古之聖人有作名以辨物者、黃帝名百物、（見禮記、又聘禮云、百物以上、國語楚語云、陳百物以獻、敗於寡君、）大禹名山、川、（見書、呂刑及爾雅釋水、）是也、古之知人有述名以指實者、周公作爾雅是也、正名之用、有二、一曰、詰其名實、二曰、觀其離合、（見繁露深察名號篇、此繁露最精之語、）詰其名實者、出於古人之詢事考言、所以標義之有涵而立名、以爲界說也、（詢事考言、即

詢名責實、所謂名爲實賓也。西儒以界說爲解析名義之詞、所以標一名所涵之意也。蓋公名必有所涵、如人爲萬物之靈、地爲圓體是也。名與實符、則爲正名與實違、則名不正。知此義者、惟董子、觀深察名號篇之言、王號君號之大義也。謂王號之科有五、君號之科亦有五、如行事與名相違、則與此五科不合、所以用循名責實之法也。後世知此義者鮮矣。觀其離合者、出於古人之類族辨物。《中庸》之言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而西人之文字、區爲八類、即名物動作區別形況代名綴句綴名嗟嘆也、而穆勒名學、亦以名有公專立察正負之分。所以示義之有別、而標名以爲徽識也。《據荀子正名篇、則名有大共、有小共、有大別、有小別、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蓋天地間有象可名者、統名之爲物、乾陽物、坤陰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各從其類、即繁露所謂天地爲名號之大義也。因其共而別之、峙者共山也、而山之名別、流者共水也、而水之名別、植者飛者走者、共草木鳥獸也、而草木鳥獸之名別、因其羣而分之、則鳥

共一雉也、而雉之名別、獸共一馬也、而馬之名別、所以別立一名、以爲物之徽識也、即亞氏所五旌矣、（隨物因形、如鷹爲鳩、雀爲蛤、蠶爲蛾之類、）即名思義、而聖人正名之道、具於斯矣、（孟子曰、我知言、知言即辨名也、）嗟乎、春秋以降、名之不正也、久矣、惟荀子正名一篇、由命物之初、推而至於心體之感覺、（正名篇云、然則何緣而有同異、曰緣天官、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類、似而通、此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欺也、又曰、必有徵知、徵知則緣耳而知音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徵知必當待天官之當等其類而後可也、五官等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何緣而有同異也、然後隨而命之、同則同之、異則異之、與穆勒名學合、）名理精詣、賴此僅存、而儒家之外、有墨家之辨名、（墨之經上下篇、多論理學、莊子言南方之墨者、以堅白異同之論相訾、即指經上下言也、又案晉書魯勝傳云、勝注黑辨、存其序曰、墨子著書、作辨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形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其辨言正詞、則與墨同、荀卿莊

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說也。皆墨家辨名之證。有道家法家之辨名。如尹文子是。蓋名家原於道家者。提要謂其指陳治道。欲自處於虛靜。而萬事萬物。則一一綜核其實。其說甚確。然其弊由名而至法。故其言曰。名正則法順。莊子指名家之弊。以爲言殺盜賊非殺人。蓋深疾其酷烈也。而名家者流。如鄧析。子公孫龍。惠施。告子是。則又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鄧析子事。察而不惠。辨而無用。見荀子非十二子篇。蓋指山淵平。齋秦襲。天地比。入手耳。出乎口。勾有須。卵有毛。臧有三耳。白馬非馬。諸說言也。以是爲非。楊倞荀子注云。施龍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爲非。鈞瓠析亂。見班志。蓋堅白異同之流。亞也。於解字析詞之旨。曠乎未聞。其足裨考文之用者。則爾雅之例。主於義。爾雅之稱字也。以義爲主。故釋詁三篇。大抵不外乎轉注。所謂互訓也。然釋訓一篇。有兼主詞。所謂詞輟系詞而有之者。如反曲者爲縮。鬼之言歸是也。釋宮以下。用此法者尤多。大抵釋詁以下。皆用歸納法。所謂數字一義也。釋宮以下。皆用綴系法。所謂一物

一名也、由前之義觀之、所以標義之有涵也、由後之義觀之、所以示義之有別也、廣雅釋名之例、大抵與爾雅同、說文之例、主於形、許君之立說也、謂古人造字之由、先有字義、繼有字聲、乃造字形、故其說義也、必與形聲相比附、誠以字之有形聲義也、猶人之有形影神也、形影神相離、不能爲人、故形聲義相離、亦不能成字、然以說文之分部觀之、似特以字形爲主、蓋以義有歧訓、聲無定音、惟形則今古不易耳、此許君不得已之計也、廣韻之例、主於音、（集韻諸書並同）皆起於四聲既立之後、所以依韻而分部也、降及後世、文字漸淆、互訓浸繁、（互訓之煩、由於數字同一義、西人之釋文字者、皆用界說、界說者、一字所涵之義也、凡公名、公名皆有涵者也、察名專名、皆無涵者也、而界說之中、有數字歸一義者、是爲歸納法、有一類演爲數字者、是爲演繹法、中國之造字也、以義爲主者、多演繹法、如說文之立部首是也、故互訓之弊、必至於字異義同、而中國之字愈衆矣、）
丐、詞、日出、（丐詞之生、由於一字數義、中國之文字、有虛實之用不同、而字形同者、

如善惡之惡、讀爲好惡之惡是也、然此猶以讀音不同別之也、若夫大學言在明明德、同一明字、而有虛用實用之分、又如稱物之輕重者爲權、而度事之輕重亦曰權、量物之長短者爲度、而法之有定者亦曰度、則非深通字學者不能辨矣、其最不可解者、如風爲大塊噫氣、因其速、而朝廷風化、亦稱爲風、後由風化之風、引伸之、而風詩之風、亦稱風矣、字則猶是、而義之相去已遠、非丐詞之失乎、字形變而舊意湮、（古人造字、主于象形、乃字形遞更、而所象之形不改、如日字篆文、因象日之形、作☉、至易爲日、而象形之義失矣、月字篆文、因象月之形、作☾、至易爲月字、而象形之義又失矣、推之由凶字而爲山字、無以象山洞穴之形、由水字變爲水字、無以象水長流之形、皆此弊也、）假借多而本意失、（如初字訓爲始、裁衣、由假借而訓爲始、用之既久而裁衣之意失、然裁衣之意雖失、而字之從衣者仍如故、又如說文一書、以形爲主、凡恒見之能與字形不合者、必以罕見之義解之、此蓋許君不知達變之故也、）點畫之用、日、孳、（日本名詞、每字末有逾四筆、

者若中國爲郎首之字、如馬如鳥、其點畫多至十餘、則記憶也不易、而識字作字者皆鮮矣。虛實之分未析、（如同一好字、而或讀爲好恩之好、或讀爲美好之好、下一意屬實、上一意屬虛、同一知字、或讀爲知愚之知、或讀爲知識之知、上一意屬實、下一意屬虛、在西文必爲兩字矣。）加以有持論而無駁詰、（王充論衡問孔子篇、以孔子弟子不知問難、致聖業不明、吾謂此由於論理思想之缺乏、故辨詰之法無聞、而理論是非亦無從而辨別、以視西人持論圖滿精微、固不同矣。）託恢誕而飾詭辭、（如楊子法言稱公孫龍詭詞數萬、荀卿稱惠施治怪說、玩綺詞是也、蓋周末之名家、最與西人詭辯之學近、若夫王充論衡及應邵風俗通正失、過譽二篇、皆有持論而並有駁詰、不得以詭辨譏之。）通俗之文不脩、（西國古學之復興、由於達太氏以本國語言爲學、使言文合一、中國周末之時、諸侯各邦亦各以方言造文字、觀說文序云、諸侯力政、分爲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則秦政以前、各國皆特創文字矣、本方言以造文字、故文字日起於簡、而治學者

日多後世以降、斥俗語爲不雅馴、而言文不能一致、此治學者所由鮮也。訓故之義歧出。（如宋儒訓天爲理心即理之類、而近儒之解字穿鑿者、猶不可勝數）以視印土之因明。（因明之學、屬於相宗、而其中分二部、一舉類標宗、二隨標別稱、見於因明論疏中、而三支比量義釋一書、亦多名學之理、蓋佛家之現量比量、卽西人之元知推知也、同品異品、卽西人之公名專名也、惟佛書之旨、在於能破能離、其說更出西儒之上）歐儒之論理。（論禮學卽名學、西人視爲求真理之要法、所謂科學之科學也、而其法有二、一曰歸納法、卽由萬殊求一本之法也、一爲演繹法、卽由一本賅萬殊之法也、其書之傳入中土者、有名理探辨學啓蒙諸書、而以移勒名學爲最要）瞠乎後矣。吾觀同文之世、首重雅言。（論語言子所雅言、劉端臨論語駢枝、謂雅言猶今官話、陸伯元與赫蘭臯書云、爾雅一書、皆引古今天下之異言、以近於正言者、夫曰近者、明乎其有異也、正言者、猶今官話也、近正者、各省土音之近於官話者也、蓋荀子從諸更之成俗末期、卽孔子用雅言之

義也。又荀子言君子辯夏即雅言也。故論言語論書名。（見周禮大行人）
遠方殊俗。因是爲通秦漢以降胡漢音別叶韻以興。（如命理初癸已類稿等正音
義。天字音說。四夷樂古名說。烏孫米耶還音義數篇。深明此理。其天字音說云。此
自聞之者有異。而言者只一音也。其說尤確。）以遐方之語成漢地之言。（如史
記稱匈奴有左右賢王。僮僕都尉。此爲譯義者也。可汗單于。此爲譯音者也。隋書
言譯經文遺突厥。以中華之語成異域之音。夫固自古有之矣。）及梵音東被。譯
以華言。使西土法音顯于中土。（佛經謂世間名字或有因緣。或無因緣。即名學所
謂有涵無涵也。宋法雲有繙譯名義集一書。大抵以華語解梵語。其用在佛爾雅
上。言各有義。夫固有條不紊矣。近者海偶通市。西籍東來。達志通欲。舍譯奚由
然。蒼頡。佉盧。同源異出。（佉盧爲西人造字之祖。見佛典。）字之用。此竭彼盈。（
英人文字六萬餘。皆一字一義。而中國適用之字。不越三四千。文字多寡。判然不
同矣。）以固有之名。標新增之物。（中國之三代以降。物日增而事不增。今當中

外大通之後、異方之物多震且所本無、而中土乃以固有之字名之、輾轉假借、而丐詞以生、其譯音者、如電話譯爲德律風是也、其詳義者、如輪船鐵路是也、大抵皆察其外延、遺其內容、此嚴又陵所以謂中國之名新物無一不誤矣、譯事之窮此其源矣、故後聖有作循舊名、(中國舊名、有當循者、有當改者、當循者、如說文訓電爲陰易激耀、與今西人論電之說合、此可循者也、其當改者、如日爲地球所繞、而說文以旭字象日且出貌、陽字爲日出、則與地球繞日之說背矣、天爲蒙氣所積、而說文云、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則與天爲蒙氣之說背矣、地爲圓體、而說文云、天氣初分、輕清陽爲天、重濁陰爲地、則與地爲八星之一之說背矣、此皆舊名之當易者也、又如說文訓沔爲水涸、今已沔爲沔、沔之沔、訓鎮爲朝鮮之釜、今以鎮爲銀鎮之鎮矣、古人以炭爲燒木所餘、今以炭與金剛石同質、古人以燐爲鬼火、今以燐爲與養氣化合之光、其不同如此、其惟援說文假借之例、以新義代舊義矣、)而造新名、(至武后劉嚴造字以來、久爲世儒所詬病、不知此

無足病也。古人造字，僅就古人所見之物以名之。若夫古人未見之物，而今人見之者，則不能無字以名之明矣。又如化學家所用之鈣，光學家所用之燐，財政家所用之鎊，重學家所用之噸，皆古籍所不數見之字也。而近世科學之書，則層見疊出，孰謂新字不宜用乎？今欲循名責實，其惟於中土文學之外，別創新字乎？必待文典纂修之後。（無政典之國，謂之無政；無文典之國，謂之無學。中國欲修文典，先解字，後析詞，解字之法，分虛實二門，其解實字也，畧仿釋名之例，其解虛字也，略仿經傳釋詞助字辨略之義，而分析字類，則用馬氏文通之例，而稍變之于言各成義者，作界說以明之，以一字數義者，亦必辨其本義假義之別，是解字之法也。若析詞之法，略仿古人論文之體，如包氏文譜之類，然以適於教科爲主，此二法行，庶中土之文典成矣。

攘書終



6
100350

[Faint handwritten scribbles]